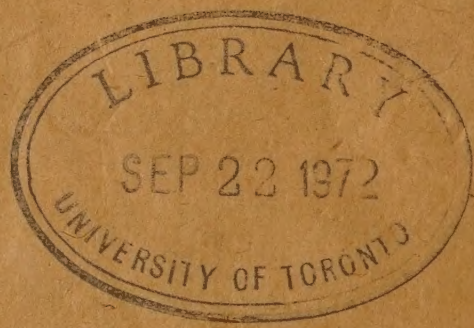


彙纂功過格

吳建勳
敬題



BJ
1548
H85
1879
v7

彙纂功過格第七卷

救濟

與人之二

總論

救濟必挾勢力以行。身處貧

賤。恒憂其事之難為。然無其力者。終不可無

其心。間亦有阨窮淪落。目擊而心傷者。雖力量不

足。而悲憫之情。惻然難已。不惜困苦其身。以救援

之。此其為功。尤非尋常之可比也。奉是格者。正宜

於不易能者勉焉。○李宏齋曰。凡人不必待仕宦

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

功業矣。○沈龍江曰。君子處心行事。須要以利人

為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我力量所

能。稍與人行些方便。即是有益於人。

一功

行一方便人事。

增註

方便人事。亦有大小輕重之

分。格但列諸一功。必指夫輕且小

者原本尚有云。行舟濟一路人徒步。及渡一人。又云。扶一人顛危。指一人迷路。又云。見有礙人處。亟爲正之。愚謂此正方便之輕且小者。可統于此條之中。循是而廣推之。其類可槩見矣。如下文諸條。何莫非方便人事。然有費於己者。則另列之。此條專主不費錢。不費力。隨遇可爲。盡人能盡。專守此一條。以積功累德。夫亦何可限量哉。**欲事**江右萬拙菴謹厚好行德。嘗語人曰。我輩一日。須行十件方便事。事不在大。當路一磚一石。礙人行。去之可也。子衣成進士。公享遐齡。受榮封。○宋時有人既喪父。後於京師。見其父白晝乘馬行。拜之不顧。因隨之一二里。急呼曰。生爲父子。何無一言相教。父曰。汝但學鎮江太守葛繁足矣。其子謂之。問何以見重。幽冥。葛公曰。吾始者。日行一利人事。或二。或三。或至十數。今四十年。未嘗少廢。又

問何爲利人事。公指櫬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觸人足。吾爲正之。若人渴。與之杯水。皆利人事也。自卿相至乞丐。皆可行。惟行之悠久。乃有益耳。施愚山曰。按此。則凡人之行善。不得以家貧力薄自委矣。急須着眼。**廣義**奉持此條於公門中。體而行之。功德尤易積累。如近日秀水費大成之言。何其識見之明。透乎。費充縣門子。爲錢令所愛。嘗曰。公門好修行。趁本官親信。若不行好事。是入寶山空手回也。費卒獲善報。余謹節錄公門之好行方便者。爲普天下公門中人勸焉。○張慶沐人。爲右軍巡院司獄。矜慎自持。日躬持箒滌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所恤。則罪人何所赴訴耶。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喜誦佛經。每囚受戮。則爲之齋素。常爲好言教囚。果有罪。當自招。無誣良善。以重

已過故不拷訊而疑獄常決。景祐四年京師大疫其妻袁氏病沒三日未歛忽然而甦因告人言見一白衣人端潔修長謂曰汝夫陰德甚多子孫當有貴者汝尙未有嗣胡爲來此言未終以手拊吾足拋出乃得甦。明年生子亨亨生三日有道士丐於慶之門延入旣坐謂慶曰君本無嗣今聞嬰兒不獨爾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信乎陰德之報未可量也。爾善保之。慶年八十三無病而卒。亨爲左藏庫副使有子六人洪鐸鏞鏐元豐五年同登黃裳榜鎬銳領開封薦洪之子公裕公庠又登霍文端榜士大夫以爲盛事方知天祐善人如影響之速。○楊自懲爲鄆縣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冤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輟已食之粥以濟之令嘗撻囚流血滿

地怒猶未息。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弗喜。喜且不可。何況于怒。令爲之霽顏。生二子。長守陳拜相。次守陞南吏部侍郎。長孫茂元。刑部侍郎。次孫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後科第綿綿不絕。○秦檜酷虐。責人多至死者。後悔之。以流血爲度。有一隸仁心。數藏猪血皂板。人得寬責。如是九年。忽一日立班中。則足離地而起。檜呵其妖。隸曰。非妖也。吾今日上昇耳。問何所修。隸答其故。遂冉冉乘雲而上。檜由是刑罰少減。○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控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解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

情故枉。無侮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佑。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陽。積怨何爲。無論古昔。卽今豪傑之士。潛身衙中者。亦時祭孤修齋。收葬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譴非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肆狠毒。命裡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乎。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也。又曰。爲公役者。慣扞文網。習鞭扑。如人業屠相似。積久殺機日甚。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八衙門。猶有心行。老年猾賊。并忘前性。又有自家本是好人。大衆共攻。竟墮惡道者。術不可不慎也。其斲喪甚者。狐假虎威。自謂豪

傑作奸慣。積爭誇胆智。而不知造惡造業。子孫受之。來生償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卽觀耳目前害人過多。索騙恐嚇。爲邑民共側目者。有誰不罹憲網哉。間有掩闕誦經。以贖前罪。固亦良心之萌。然恃此謂過惡可贖。肆行不顧。則非也。得財不義。布施無益。且懺罪而復造罪。則益重焉。何如就此作方便。寬窮貧。救冤苦。人知其忠厚長者。則倚仗必多。得財亦裕矣。近有公憲。遠有冥責。思之思之。◎不吝器

物。借人濟急。

徵事 韓魏公。賙人之急。或捐服用。玩好。及脫室中簪珥。與之。聖賢愛人。往往如

是。至以器物借人。又屬易爲者矣。

◎見人偶然缺乏。不論多寡。能應

卽應。

卽十錢以內。亦記一功。**徵事** 奚百三本一贅者。偶見一道者。藍縷匍伏。詣一舖家。乞錢。舖家呼

叱不與百三憫焉。揆腰間兩錢授之。是夕。卽夢道者與之去。贅及覺。顧贅果落。○陳先生諱燧。家居甚貧。急於行義。常戒諸子曰。遇貧乏者。宜隨力賑之。若須富而後行。恐吾儒終無濟人之期也。○席肅濱曰。隨力救贍。事苟易爲。盡人宜勉。蓋善機切勿阻遏。阻遏者多。必致泯沒。將不復發。况富而後行人。苦不自足。正不知何日。乃是富時。李端純曰。人豈無意施濟。恒慮其難給。而惜費焉。惟約已之奉者。自能爲周人之地。於自己分上。省得一分。則此一分便是贏餘。無難積善。左傳王季子曰。儉則能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此留心施濟之要訣也。**唐義**嘗觀方定之之論。周給宗族有云。士大夫有餘力者。建祠旣畢。卽當置田。旣以供祀。兼以周急。然須量給之。使耕穫焉可也。若遊閒如故。而素飽不耻。適以滋其不才。豈所以閑家哉。

行小惠慕虛名。君子不爲也。惟乳獨不能力作者。則計口濟之。此一段議論最精。救濟所以施仁。達此又爲精。**◎收養無依人一日。**廣義向來齋僧布施皆不義。准記功。愚求其故不得。則

嘗觀柴氏之言矣。謂富饒之家。習成錢癖。貧親窮友。不得少沾其潤。而喜以奉釋道者流。非真喜捨也。其心以爲如放債然。捨一倍。則邀福可十倍耳。此之持論。疑於太刻。愚謂僧家道流。不幸爲無業遊閑之徒。不得已而求食。亦可云無依者矣。誠心所發。宜不妨準此例。然必其實苦行者。庶不以有用之食。飽不才之人也歟。**◎留無歸人一宿。**風雨嚴寒之夕。留無歸者倍論。**◎施一貧**

民飲食。

徵事延平人祝染。每歲歉。施粥濟貧。晚得一子。甚慧。及試舉。日鄰人夢馳報狀元。手執大

旗書曰。施粥之報。放榜果然。按凶荒施粥。獲報雖大。未必人人可能。此條則易爲者。杯羹碗飯。咸可隨力。自盡也。○漢陽雍伯嘗設義漿。給行人。三年有一人欲訖。問曰。何無菜羹。答曰。無種。其人懷中出菜子一升與之。且曰。種此生美玉。且得好婦。翁種之數歲。北平徐氏有女。翁求之。徐氏曰。得白璧一雙。當爲婚。忽於種菜處得璧。以聘生十男。皆俊異。先後仕於朝。因名其地曰玉田。○遠行攜挈一貧

人。省其路費。

一日功。

○放無利息銀。救人重疾急務。聽

其隨便還納。

百錢一功。扶持貧人吉凶大事。及貿易資生者。同論。

徵事

浙有一士。歲暮解館。

得束修八兩。歸到渡口。見有夫婦投水者。士急止之。詢其故。夫言歲暮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就

死士。惻然以入。金盡與之。蕭然而歸。妻問故。遂言貧人赴水事。以修金濟之。妻亦大喜。明年士卽聯捷。官至都憲。夫見人之急。不惜忘已以濟之。况富室大家。僅如挹江湖之杯水。且未必其人之不還。此極便宜功德。何忍錯過不爲乎。○吉水解開家素富。親故婚喪力乏者。必濟之。有告急者。卽赴湯蹈火。亦不惜。嘗曰。人孰不欲厚積。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積善。遺子孫。而暇金玉乎哉。生二子。綸縉皆成進士。◎讓

免貧戶近時逋欠

百錢一功。**徵事**華亭文學李登瀛家貧。僅田二畝。佃戶以疾荒其田。

賣子以償租。李知之。惻然曰。爾以病故。不能治田。非爾過也。我雖貧。尙能自存。奈何使爾父子離散乎。亟取租銀去。贖爾子歸。其人曰。兒已成賣。雖欲贖。豈我許也。李曰。我貧人。且讓爾租。富室大家。亦知積德。我

當爲爾言之。遂與同往。主人感其義。許之。父子泣拜而去。日致禱祝。李君遂登甲子賢書。乙丑聯捷。○黃葵陽學士庄僕失火。庄舍燼焉。願輸家產以償所失。與參中丞時爲諸生。讀書蕭寺。聞之。特歸爲之求免。曰。出於不意。貨燬而家籍實可憫也。幸姑賜免。異日析產願減所應。受學士赦之。明歲中丞聯第。按此事與格中語各別。而憫惻人之念則同。並誌於此。◎荒年平價糶米。讓百錢爲一功。徵事。

張乖崖知成都。夢紫府真君招之。接語未久。忽報云。西門黃兼濟至。見幅巾道服入。真君禮接甚隆重。明旦問諸吏。亟遣人往西門請至。宛然夢中所見。詢以所行何善。答曰。初無善事。惟黍麥熟時。以錢三百緡收糶。至明年禾黍未熟。小民艱食之時。糶之一樣價值。一般升斗在我。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危急如是。

而已。張公喟然興嘆。命吏扶於坐拜之。○茶陵陳天福。歲凶。發廩平糶。貧不能糶者。輒周之。有道人丐米。福與之道。人酬以百錢。福弗受。道人出題其壁。有桂子。蘭。孫。聯步武之句。陳後富饒。復起經濟。倉三子皆登第。孫官至太常。顏光衷曰。世間富人。多作糶糶事。是愈求富也。但可名曰經營。而此獨以倉爲經濟。此乃所爲常平。而能平天下者也。布衣皆可爲之。何論權勢哉。且隨力隨分。皆可做而行之。何寥寥也。蓋貪者皆知求富。而不知求貴。亦皆知以財貴。而不知以德貴。平糶雖不見益。而子孫食祿有餘。天之償人。原是不薄。人宜何從哉。

三功普傳一經驗方

無驗切戒妄傳。徵事嘉定縣馮生。好行善。家貧力乏。每自嗟悼。唯日

覓簡驗良方抄寫遍貼城內外。一日進香南海中流風發舟覆恍見數卒引至龍王前諭曰子寫醫方救人善心誠切達於水府我遣甲士救汝與汝寶珠二顆歸可致富馮叩謝曰某命合貧窮安敢望富王曰貧富固由乎命惟心好者命亦無憑汝命雖當貧汝心却應富卽如水厄亦命所招因汝心好便不爲害命長鬚將送歸晚刻身忽到岸衣不沾濕貨珠竟成富室

五功傳人一保益性命事

編撰一保益性命書者加倍

十功爲地方大事作一公詞

○處置一事專求德惠及

人勿令禍害貽世計遠思深毋敢孟浪

徵事宋太宗嘗獵於大名

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刻於石。後韓魏公留守日。以其詩藏於班瑞殿。既成。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喻公意。韓絳來。遂進之。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邪。顧上方銳意四夷事。不當更導之耳。○元豐時。欲復肉刑。詔輔臣議。呂正獻公曰。後世禮教未備。而刑獄繁。肉刑不可復。王珪欲取死。囚試劓。劓之。公曰。不可。劓而不死。則此法遂行矣。議遂寢。○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內侍言宣德朝嘗遣王三保使西洋。獲寶無算。上命內侍至兵部查西洋水程。尙書項忠令都吏檢故牒。時劉忠宣公爲車駕郎中。先檢得匿之。都吏徧檢三日不得。項怒。笞吏。劉公竟不言。後事寢。項呼吏再詰之。劉公笑曰。三保下西洋時。勞擾軍民。死者萬計。縱得珍寶。何益。案雖在。亦當燬之。尙追究有無邪。項降位揖謝。指其位。

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慶歷中。劫盜張海橫行。將過高郵。知州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海悅。逕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范文正在政府。富文忠爲樞密。范公欲宥之。富公謂不誅。約無以正法。且聞高郵之民疾之。欲食其肉。不可釋也。范公曰。遇盜不禦。而反賂之。法當誅。然爲兵械具足者言耳。今高郵無兵。無械。且小民之情。得釀出財物。而免於殺掠也。理必喜之。而云欲食其肉。傳者過也。仁宗釋然從之。仲約由此免死。旣而富公愠曰。當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范公密告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

富公終不以爲然。及二公迹不安。相繼出。富公自河
北還。爲讒言所中。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
徬徨不能寐。繞床嘆曰。范六丈聖人。○宣仁太后聽
政。蔡確坐詩語譏訕簾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
誅殛。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
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
之間。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
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祁承燦曰。夫忠宣之剛正。
豈有愛於蔡確。而要於國家所不經見之事。往往不
可開端。非特不可以語言文字罪人也。○以上諸事
皆見昔賢以愷悌之心。持老成之識。不見作用。而澤
被深長。彼張日奮袂。貿貿以好勝者。安能有此盛德
也。蓋嘗論處事。何者不常計遠思深。淺人只顧目前。
賢者則否。嘗有目前甚利而不肯爲。目前雖害而不

肯避此。此非徒仁慈之爲。而實存乎其明智也。并雜誌數事於此。**附錄**。宓子賤爲單父宰。齊人攻魯。由單父。父老請曰。麥已熟矣。請任民出穫。可以益糧。且不資寇。三請而宓子不許。季孫使人讓之。宓子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獲。是使民樂有寇也。其創必數世不息。○張乖崖令崇陽。民以茶爲業。公曰。茶利厚。官將權之矣。不如早自異也。命民拔茶以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匹。民甚賴之。○孫伯純知海州。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類。海州素無此物。民苦之。請以漂膠克折。孫公曰。椿箭共知非海州物。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代之。恐汝歲歲無已時也。衆乃止。○桂古山自言。近日收得淨軍三千入內。亦是一大事。湛甘泉不以爲然。古山云。吾固憐之。甘泉曰。固

是惻隱之心。今年旣收入三千。明年必有奄割三萬者。則此三萬何辜。可知一念之愛。不必憑。須得全體兼炤無漏。○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唐代宗時。劉晏造轉運船。每船破錢一千貫。或言所用不及半。虛費太多。劉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剗置。須謀經久。船塲旣興。執事者非一。須有餘剩遺力。養活衆人。私用不窘。則官物牢固。乃於楊子縣置十船塲。差專知官十

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塲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止給合用實數。無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卽時凍餒。而船塲遂破。餽運不繼。不久遂有黃巢之亂。○愚之載引數事者。欲使留心救濟之人。須具此深識。則臨事種德。自有經緯設施。其在士庶。雖權勢不屬。或爲地方條陳。或爲官長籌畫。亦隨在可效其心計也。以斯救濟。庶幾識通而功溥也哉。

二十功除一民害

徵事 孫叔敖爲嬰兒時。出遊還憂而不食。母問故。泣對曰。偶見兩頭蛇。恐

去死無日矣。母曰。蛇安在。曰。吾恐他人又見。已理之矣。母曰。汝不死矣。吾聞有功德者。天必報以福。及長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孫子秀爲吳江簿。日詣學宮。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人稱水仙太保。郡守將

使治之。莫敢行。子秀奮然請往。至則焚其廬。碎其像。沉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孔道輔在甯州時。天慶觀道士塑真武像。有蛇穴其前。數出迎人。人疑其神。或以爲龍。刺史日兩至其庭朝焉。舉州人內外遠近。無不駿奔於門。以覲。無敢怠者。州將欲上其事。率官屬往奠拜之。而蛇果出。道輔至。怒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蛇不以誣乎。惑吾民。亂吾俗。殺無赦。往前以手板擊其首。斃之。則蛇無異焉。郡守暨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莫不嘆服。由是知名。**附錄**晉周處膂力過人。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嘗謂父老曰。今時和年豐。而人不樂。何耶。父老嘆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虎。義興長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若害止。此吾能除之。乃射虎殺蛟。遂從陸機。陸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

及期年州縣交辟

增註

白文民害兩字。包舉甚廣。如

上所徵。聊見其端焉爾。愚意嘗有官府立法未善。貽

害於民。又或有相沿故事。爲民之害。

◎掩一暴露棺。

爲紳士者。建白除之。其功更不細也。

埋一白骨。

徵事

李純之任成都漕司。仁民愛物。尤留心掩骼埋胔。有吏徐熙頗知爲善。凡遇善

事。皆盡心贊助。一日有小民王彬夢至冥司。見一官

召熙曰。李純之葬枯骨有功。增其福祿。汝贊助有功。

賜汝一子及第。李任滿陞秩。徐生子適果顯。○陳元

金壇人。熙甯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坑。設飯

一甌。席一領。紙四帖。藏屍。不可勝計。是歲生。郭又生

慶。皆爲監司。

附錄

唐珏會稽人家貧。授徒爲生。歲戊

寅。元將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

其胔骨草莽間。唐聞痛憤。亟貨家具。得數金。乃具酒。

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
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
收遺骸共瘞之衆許諾詰旦事訖出餘金酬謝戒勿
泄未幾首禍者死唐之義聲籍籍聞於人明年己卯
上元後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
黃衣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吾往見宮闕巍峩有
一冕旒坐殿上逡巡降揖曰謝君掩骸其有以報唐
拜謁畢王謂之曰君受命窶貧無妻子今忠義動天
帝命錫君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出遂覺會越有
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薦者一見
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
豈其宗耶左右指唐曰此人便是袁大駭拱手曰君
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
加情欵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

先生家甚貧。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不數日。二事俱愜。娶國公之女。食故國公負郭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竒唐之節。而又竒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也。後生三丈夫子。鼎立頎頎。凡夢中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其神巧如此。**廣義**崇甯三年。詔諸州縣。擇高曠不毛之地。置漏澤園。凡寺觀寄留榑櫨之無主者。及暴露遺骸。悉瘞其中。各置圖籍。立記識。仍置屋以爲祭奠之所。聽親屬祭享。著爲令。此事洪武年亦曾勅行。今廢置已久。愚意爲鄉紳者。宜振舉之。誠大功也。

◎勸人收養一棄

孩

見街市棄孩。因抱入育嬰堂者同。

附錄

勸誠溺女

歌原本何龍圖。而文詞詳略稍異。蓋見世人都因

貧而棄其所生。而溺子尙少。溺女甚多。故作歌以痛戒之。中間特爲貧人設身處地。令其甯棄毋溺。而重

致望於收養者焉。歌曰：虎狼性至毒，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旣收養，生女何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尙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想諸萬物，不幸爲畜類，得轉一人身，不知幾積累。世世欲爲人，此願又豈易？必也無過惡，再投人胎裏。人生如是難，旣生輒殺死，能無觸鬼神？所以多疫癘，戾氣干天和。兵荒亦以致惡事，雖多端，惡莫甚溺女。朝廷設律法，最重殺人命。嬰孩方始生，試問有何罪？本是吾嫡血，必致之死地。骨肉忍傷殘，豈非大奇異？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遂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于子。男子多出外，女恒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恒順父母。男子多遠遊，女恒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恒哭父母。女

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賢夫子。亦可顯父母。殺女子。不來臨終。誰送汝。微物且戒殺。何況爲母子。莫言女無知。冤報在臨死。人命必關天。陰譴豈能已。直待見閻王。懊悔亦晚矣。涕泣作此歌。普勸世間子。不特不自殺。并須勸鄰里。救免一溺嬰。鬼神皆歡喜。消災與修福。陰功莫易此。設使極貧人。有女萬難舉。切勿可溺殺。攜兒棄街市。竹籃作嫁裝。數行抵婚紙。哀求來往人。慈悲收養此。好生體天心。免使一人死。卽此是陰功。貧民須牢記。我更囑貧人。倘或棄其女。籃上須遮蓋。恐防狗吠噬。世不乏善人。故須生時棄。棄彼街市中。自有人收取。此法何從來。寔奉鬼神示。體恤貧民情。傳法救人子。貧民若不從。神誅莫赦汝。至若富貴人。收養貧家女。每救一人生。延壽當一紀。特建育嬰堂。棄孩皆收貯。發此大善心。功德難筆記。貧

人與富人咸須好義理。積善何終窮。先從救人始。世不殺一人。干戈自不起。永享太平年。歡樂何時已。溺嬰不可爲。墮胎亦須忌。墮胎與溺嬰。其罪未嘗異。萬勿作忍心。造孽自貽累。吁嗟復吁嗟。我言亦何濟。禍福汝自擇。莫至死時悔。

◎出心力扶助一人喪葬

徵事 范文正

守邠州暇日

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數人戚容聚商。涕泗不已。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于邠。將出殯。衾歛棺槨皆所未具。憮然卽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按出心力扶助人。與出錢財扶助人。實分兩途。而不忍人之心則一。

三十功見人侵凌貧弱孤寡竭力保護

徵事 范文正知

越州有屬官孫

居中卒于官。子幼家貧。助以俸錢百緡。具舟。遣牙校送之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詩云。十口相依泛巨川。來時暖熱去凄然。關津不用詢名氏。此是孤兒寡婦船。○嘉定青浦間。有陳星卿者。年少高才。貧不遇訓蒙村中。人未之奇也。村有寡婦。屋數間。田百餘畝。有子方在抱。姪欺之。陰獻其產於勢家子。得蠅頭遁去。勢家子擇吉往閱新產。而先期使幹僕持告示往逐寡婦。寡婦不知所從來。抱兒泣於門。鄉人俱憤憤。而愛莫能助。星卿適過焉。叩得其故。謂鄰人曰。從吾計。保無恙。鄰人許之。令寡婦謹避他處。明日。勢家子御遊船。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下。旣登岬。指揮洒掃懸匾。召諭諸佃粗畢。往田間布席野飲。星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而至。舉槍舂其舟。舟人出不意。奔告主人。主人趨舟。旣沉矣。

遙望新庄所懸匾已碎於街衆洶洶索聞乃懼而竄
方召主文謀訟之而縣牒已下蓋嘉定新令韓公頗
以扶抑爲已任星卿率其鄰卽日往控呈詞旣美情
復慘激使捕衙往視則匾及舟在焉勢家子使人居
間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寡婦之姪於法星卿遂名
重公卿間**廣義**按保護孤寡舉其大者愚謂凡遇凌
弱欺愚皆宜有以保護之如崔煒之救老嫗亦卽此
條之謂也崔煒於開元寺見一乞食老嫗足蹶覆人
酒甕被店主毆擊煒趨解曰酒直幾錢曰直一貫煒
脫衣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遇諸途乃曰蒙君解
難吾不敢忘吾善治贅疣今有越井崗艾少許相贈
若遇贅疣一灼卽愈其後一僧贅垂於耳依法愈之
由是知名延之者衆遂富或曰老嫗卽鮑姑也

◎解免一陰謀下石

徵事趙忠簡公

死珠崖將返葬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檄常山尉翦
蒙之護其喪陰令搜平日往來書疏欲敗趙以媚檜
蒙之度傑意不可解或更屬他吏則事有不可爲卽
密告趙氏夜取諸文書悉燒之無片紙翼日乃佯爲
捕搜者而以無所得告傑怒乃誣蒙之他罪徙其官
趙氏竟得無恙廣義按解免之功愚更欲推類而廣
之如解免一株連無已之獄解免一懷疑欲究之案
其陰惠人者真無窮也敢誌其事於此○狄梁公爲
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二千人皆論死公釋其
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
下欽恤意表咸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誣誤
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竄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
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石臯守定州唐
縣兇惡謀爲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數千人其

黨持籍詣州發之。臯主鞠治。是時冬月。臯抱籍上廳事。佯爲頓仆。覆其籍。燼火中。盡焚之。不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爲首者。餘皆盡釋。○王文正旦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日者上書言宮禁事。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上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旣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免罪者衆。邢承燠曰。文正始以已所占問進。以身爲救。旣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公每事皆有機略。此之謂仁術。

倘使徒抱長厚之心。亦何能回天。乃爾。○開元間。安西都護趙含章。冒於貨賄。多金帛。以賂朝士。九品以上。悉皆有名。後節度范陽事。覺有司以聞。上加黜責。宋璟一無所受。乃進救焉。上納之。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翌日。上謂公曰。古人以清白遺子孫。今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賄偶不及臣。非不受也。上深嘉之。○永樂五年。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輦。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無楊士奇名。乃獨召問之。對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上意。解卽以單目付中官。令燬之。○已上諸公。如出一轍。蓋小人則爲下石。君子必爲解免。存乎其心術也。○**伸一人冤**。徵事陳洎爲開封府功曹。章獻

太后臨朝。有族人杖殺一卒。當泊驗屍。太后遣使傳旨。欲宥其罪。諸吏皆惶懼。欲以病死聞。泊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豈可懼太后之威而不以實奏。爾曹弗預。我獨任咎。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君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旣而太后原其族人亦不罪。泊後夢一人泣謝曰。某冤非公不能伸。陰司以公有陰德。注位貴顯。及生賢子孫。敢來相報。歷官臺省。副使孫傳道履常皆以詞學顯仕。爲一時聞人。○仁山毛公未第時。與縣令徐公友善。徐素嚴厲。欲杖殺趙氏五人。而非其罪。公知其冤。值歲薦北上。令來訪。力爲白之。竟從其請。時公貧甚。令以爲大有所獲。而公則毫無所取也。五人亦不知所以得釋之故。公之陰德。大都類此。後登第。官至侍郎。○太倉城外賣餅江家。被讐。嗾盜吏員顧某訴其冤。得釋。江有女年

十七。卜日送顧所。曰。感君大恩。無以爲報。願奉此女。爲妾。顧歸曰。吾見彼冤。不白。則我爲過矣。我自盡。我之事。豈望報於彼耶。使妻具禮送回。父又携往。顧復却還。再四不受。後餅家以女他適。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夫人見而問之。顧跪伏。不敢仰視。夫人曰。公非太倉顧提控乎。我卽賣餅家女。每思報德。今幸相逢。侍郎歸。備陳始末。侍郎曰。仁人也。竟上其事。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禮部主事。○周萊峰先生之祖名禪。字惟敬。爲府掾。博文能詩。守法不苟。太守鄢陵劉公璟。深器重之。鄢陵剛直忤當道。侍御黃公憲。恚之。欲按以墨。悉拘諸掾。掠拷之。皆誣服。禪獨鳴其冤。榜掠數四。血淋漓襟袖。無撓詞。黃怒。繫之獄。或曰。此上官意。何自苦。乃抗言曰。賊罪安在。卽如君輩言。天理人心。漸滅盡矣。默禱之。

夜夢群犬攢吠。一朱衣偉人指而言。毋畏。第一大笠障前。無虞。詰朝黃復召鞠之。乃大呼曰。前上海令張蓋入太守門。太守庭撻之。果墨。安能爾。黃悟得解。一時服其膽識。後爲樂平主簿。郭公如閭云。周主簿禪一椽而櫻當路之驚。五毒備嘗。九死而昭。郡守之冤。千鈞係重。亦人倫之皎皎者矣。◎救一人

徵事

宋有秀才年老累舉不捷。忽有盜踰垣入室。

難

謂盜曰。汝冒雨夜來辛苦。料汝必不得已也。盜實

告曰。我非盜。營卒也。因輸欠懼軍令。不敢歸。故來相投。秀才曰。吾有絹二匹與汝。明日爲汝請于軍校。盜乃拜謝而去。越二年。秀才赴舉場。夢此卒來前曰。某蒙恩圖報。無由竟死。今秀才中矣。又一日夢報曰。君爲益州都尉。有討命者。我合當衛之。後至益州。道遇賊。幾爲賊殺。賊見有甲士。救免。○福建葉封翁習匠

業久客於外。歲暮歸。過縣。見有數人被械愁嘆。問之。皆逋糧不能完者。叩其數。共十餘金。翁自料囊中金。足了。此遂盡與之。既歸到門。徘徊未肯入。妻聞乃出迎焉。翁具以傾囊濟人告。妻曰。此極美事。淡泊度歲。奚傷也。是夕夢神告曰。上帝以汝盛德。令汝生臺閣子孫。念汝父未葬。明日視汝羊所在吉穴也。次日放羊。從而求之。見臥一山隈。因乞其地於鄰子。舉柩葬焉。生臺山先生。爲盛時宰相。愚山子曰。十餘金之助。數不多。脫數人之械。德不溥。子孫臺閣。報云厚矣。而帝不靳。何也。取其心之誠也。翁囊不過十餘金。悉傾以濟人。是十餘金之心。卽千萬也。况當歲暮而能捐之。是十餘金之心。不啻千萬也。夫人未誠于善耳。苟誠于善。天之報甯有不厚者乎。○邯鄲張翁家貧無子。置一空罈。聚錢十年而滿。有鄰人生一子。而身犯

徒擬賣其妻。翁憐其妻去而幼子不能全活也。乃以所積代完贖銀。不足其夫人復以一釵奏之。是夕夢上帝與一佳兒。遂生宏軒先生。○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饑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以贖罪。時母方懷娠。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一地。卽前徒業。因買葬之。

◎發誠救拔一良爲

洵後舉會魁。仍出甲科六人。

賤。

徵事

唐劉宏敬資財豐盛。有神相者決其三年內必死。適因嫁女買一婢。風骨姿態不凡。名曰蘭孫。

詢其家世。洛人也。父官淮西。被寇俘掠至此。公嘆息曰。是忍置使令之列耶。先其女嫁之。是夕夢一袍笏者。謝曰。余蘭孫父也。承公厚德。無以報。聞公壽已促。當爲請於帝。數日後復夢曰。幸得請。帝許延公二十

五載富及子孫矣。相者復見大駭曰：君壽延矣。自眉至髮皆有陰德。上動於天者。○朱錦號帖思。世居上海周浦鎮。先世素封。值歲歉。取里中借券悉焚之。家遂中落。帖思生時。封翁伯師夢本縣城隍來賀。十三歲入泮。試輒冠軍。謫登鄉榜。三困公車。里中有有夫之女。鬻身娼優。將墮落風塵。帖思聞之。亟召其夫。詢問根由。不惜重價。爲之合鏡。順治己亥。再行會試。帖思卜之。關帝前得和合婚姻。誕貴兒籤。遂中禮闈。第

一
◎免一骨肉分離

徵事

王沂公赴試京師。路遇子

母二人。哭甚哀。問之。曰：少官錢

四萬餘。止有此女。今將賣之以償。旦夕分離。所以悲也。公謂其母曰：可賣與我。遂以白金如數與之。令其償官。約以三日娶女。逾期不至。其母訪至公寓。已行三日矣。留書一封。令其擇配。公遂連中三元。○臨安

王公璟爲諸生時歲暮支廩銀回途見夫婦兩人慟哭不捨詢之則夫以罪譴戍湖南欲賣妻爲道里費耳公聞言大不忍遂以所支銀贈之誠勿相棄捐夫婦拜泣感謝問其姓名而去後公登鄉榜赴京會試於洞庭湖邊遇一婦人識公貌問曰公非臨安王相公乎公曰然疾呼其夫口稱恩人至矣夫出見公大喜必欲留公入室公不得已從之見神座間有木主書公姓名香火奉祀唯謹遂置酒留宿同舟者不能待捨公去明日大風發有人來云昨前行者俱溺矣公更留一日始別公後由科甲仕至巡按御史二孫皆舉于鄉冠冕蟬聯云○河南劉理順屢試不售讀書二郎廟中聞哀哭聲問之乃一人出外七年不歸其母年老貧甚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十二金明晚卽歸商去姑媳不忍分別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

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已極，只有納糧銀十餘兩，明早卽送至縣矣。劉曰：汝取與我，官糧再俟借當可也。因作一書，內稱其子之語言，離家七年，已獲利五百餘金。兩月後，便歸，先寄銀十兩等語，送至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遠商。商知其子在，遂取原銀而去。越兩月，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一字不差。母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我也。每日合家拜謝天地而已。公是年赴試，廟祝見二郎親送焉。果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公題咏，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見公皆感泣。

○陝西袁公值闖賊亂，父子失散，流寓江南，欲娶妾生子。適有人賣一婦，與銀三十兩。婦至，背燈而哭，公詰之。婦曰：家中貧餓難忍，夫欲自盡，妾故賣身以活之。念平日夫妻情篤，一旦改事他人，故不禁傷痛耳。

公惻然不忍。犯次日送還其夫。除身價不取。仍贈百金。令之治生。夫婦泣拜而受。一日其夫至揚州。遇數人領一童。賣貌甚清秀。夫私計曰。吾欲覓一閨女。報袁公。一時未得。盍先以此進之。因問身價。幾何。曰。每歲一兩。童十二歲。遂出十二金。沽之。渡江送至袁公處。袁公熟視之。則其子也。父子相抱大慟。已而大笑。此全人骨肉而適以自全之報也。唐時曰。袁公用金納婦。不敗其節。良已多矣。卽聖賢處此。不過還其故妻。而不追身值止矣。乃又贈以百金。則情意出聖賢之表矣。有此奇德。安得不有此奇報。◎周全

一窮途人士還鄉

徵事

徐擇之判北京。趙士珖爲幹

官。與擇之三子相得。後士珖卒。擇

之父。子爲辦喪事。津送其妻。子甚厚。命趙圻護送至家。圻事畢。還報。忽作趙語曰。某不善攝生。壯年遽就

鬼錄。荷公父子周恤之恩。不惟死骨得歸。老母弱妻。皆得平達鄉舍。不勝感激。陰君亦以此重公。將厚報也。後擇之屢陟顯仕。子孫昌大。○尙霖爲巫山令。邑尉李鑄疾劇。霖爲割俸送其母。及其骸骨歸河東。爲嫁其女。于士族。一日夢尉如生。拜且泣曰。公本無子。感公之恩。已爲力請於帝。今得爲公子矣。是月霖妻果孕。明年解官歸。又夢尉曰。某當明日生。翼旦果然。因名曰穎。及長。敦厚篤孝。官至大理寺丞。○雲間張友山先生。自京南還。同舟有兄弟二人。兄病亟。且無所給。衆欲置之岸。先生曰。置於舫。卽死。遂給其費。而調之。將分途。其弟扶兄慟哭。分必死。先生又揆白金佐之行。弟感恩拜謝。請姓名。不告而去。先生正統時人。雲間父老至。

今樂道其事。

◎葬一望人及節女不得葬柩

增註
自救

拔一良爲賤至此句。原本以發誠兩字聯貫寫下。今欲徵事分明。故離析之。按仲冤救難及發誠以下四句。蓋皆指其事而言。若出財另當記功。**徵事**郭元振年十六入太學家。嘗送貲錢四十萬。忽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喪各在一方。今欲同時遷葬。假助貲財。元振不問姓名。慨然與之。湊爲友人所笑。振曰。濟彼大。事君何笑。爲及十八。卽舉進士。後封代國公。○甯崇禮浮梁人。稟性好善。常造棺櫬施人。貧不能葬者。贍以錢米。終其身不變。享壽至八十餘。後託夢家人曰。我生平多造屋宅。與人居住。坐此積累陰功。慶流子孫。可說與十四郎。明年秋試必發解。自此接續登科者不絕。十四郎名謙光。次年果發解。自此以後子孫永無虛榜。按白文獨舉望人節女。想惟二者記功特重。外此當准埋一白骨之條也。**附錄**淳熙中汪玉山

爲大宗伯知貢舉時有一布衣交平生極相得屢黜于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會於富陽蕭寺中與之對榻夜分密語曰某當與貢舉汝文冒子中可用三古字爲記其人感喜及試後搜卷果有冒子用三古字者遂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數日後友人來見玉山怒責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某以暴疾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洩漏于人玉山終不懌未幾以古字得中者來謁玉山因訊之曰子頭場冒子中用三古字何也其人默然久之對曰茲事甚怪先生旣問不敢不以寔對某之來就試也假宿於富陽某寺與僧閑步廡下見一棺塵埃漫漶僧曰此乃某官女也殯此十年杳無骨肉來問爲之惻然是夕夢一女子行庭下謂某曰官人赴試妾有一言相告此去頭場冒子中可

用三古字。必登高第。但幸勿相忘。使妾枯骨得早入土。既覺。甚怪之。遂叨前列。已往寺中葬其女矣。玉山驚嘆。

五十功 見人淹殺子女。竭力勸阻。使得留養長成。一命

功。出財周濟。則另記功。**發明** 世之溺殺子女者。其情有二。或因生育過繁。或貧不能撫育。若因生育過繁而溺。勸阻之也。猶易。若為貧不能撫育而溺。其間倍有苦情。欲勸之者。非徒出口。兼當出財。出口猶在可必。不可必之間。出財斷無不可必有。故功過格此條。吾尤以望之富人也。**徵事** 新淦縣陳翁。性最仁慈。尤慘聞溺子女者。見鄰里為此。輒以銀米付之。勸其勿溺。於是有本不欲溺。而詭情以取錢者。翁後夢至一

處見數人拜求曰。公福德人也。冥司極推重。但某等不肖子孫。以不仁之事。騙取大君子錢財。被罰於冥。欲求公於城隍府說一分上。免其譴責。翁覺而異之。逾月。里中各染疫症。有夢其祖父。教以速求陳翁。翁乃具疏詞。焚禱於城隍廟。染症者一時竟愈。遠近傳說。吳郡沈彥昭述其事。翁之福報。當必有極。其熾昌者。敬告仁人君子。咸當以陳翁爲法。**廣義**葉夢得云。兵興以來。有伏匿林莽。多因兒啼聞聲。遂得其處。不免被害。於是避賊者。率棄嬰兒。不顧有教。爲綿毯置兒口中。略使滿口。而不閉氣。少蓄甘草末。繫時量水漬之。使咀其味。兒口中有此。自不作聲。因鏤板以揭道上。已酉冬。賊自江西犯饒信。居民空城去。而嬰兒得全活者甚多。此亦遇變者所當知也。

百功救一人死

發明雲笈籤曰能救一人之命當延一紀之年若所救又是善人延壽又當倍

之徵事徽商王志仁三十無子其姑夫風鑑多奇中一日見仁愀然曰汝至十月有大難奈何仁素神其術亟歛貲歸值大雨水漲暫寓肆中見一婦人抱子同投水王亟懸白金二十兩曰孰能救者與此漁舟救起問其故答曰夫傭度日畜豕鬻以償租昨值夫他出妾誤鬻得假銀情急赴水耳仁惻然倍價周之婦歸遇夫于途且告其事夫乃偕妻詣仁至則仁閉門就寢矣婦叩門仁問何人曰吾投水婦也來稱謝耳仁厲聲曰汝少婦吾孤客昏夜豈宜相見明早偕爾夫來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仁乃披衣出纔啓戶忽聞傾墻聲還視臥榻壓碎矣後姑夫見之大駭曰子陰德文起氣色異常不獨免禍亦且獲福

生三子。兩登科甲。○朱承逸居雪東門。爲本州孔目。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視之有男子。携妻子將投水。叩其故。曰。負勢家錢三百千。息已數倍。督索無償也。朱惻然。護歸。正見債家悍僕。群詬其門。朱以好言論之。曰。汝主以三百千錢之故。逼死三命。于汝安乎。亟取券來。卽如數代完之。其人感泣。願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值歲饑。承逸以米二百石作粥賑貧。活人萬計。是年生孫股。登熙寧榜元。次孫肱亦登第。爲中書舍人。自後科第不絕。爲雪名族。○馮琢菴父平生好善。隆冬晨出。路遇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解裘衣之。扶歸。救甦。向因無子。禱於東嶽。是夜夢告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上帝已命韓琦爲爾子。後生琢菴。遂名琦。少年穎發。二十八中秘。三十六陪點相位。○楊少師榮建甯府人。

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衝決。溺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唯救人命。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業漸裕。一道者語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貴地。遂依所指定穴。卽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河南潘解元附二友入省鄉試。寓有神相密語二友曰。潘君將有大難。公等須急避之。二友信其說。各贈二金。托以寓小。使另覓寓。潘隨覓一小寓。夜於水次。見一婦投水。詢之。云夫買綿花織布。積布若干。昨偶出外。妾賣銀四金。不意皆假銀也。夫歸必受責。故尋死耳。潘急出袖中四金與之。潘歸寓。乏貲。寓主多出話語。乃借宿于寺。寺僧夢諸神鼓吹下降。云試榜已定。奈解元近作損德事。上帝除名。尚未有代。一神云。此寺內潘生可。一神云。相當橫死。安可作元。一

神將兩手摩其面云。今非解元相乎。僧默識之。厚加留款。試畢。往二友寓謝焉。相士一見大驚曰。公作何陰德。忽變爲異相。定首冠多士矣。榜發。潘果作解。○康熙乙丑。杭城大火。連日夜不息。延燒數十家。闔城官吏俱往救火。衆見火中金甲神。持紅旗左右招展。圍繞一宅。火至輒回。及火止。瓦礫中此宅孑然獨存。乃北新關吏顧某家也。時顧奉公差往江南未歸。室內但婦孺數人而已。衆咸詫異。莫測其故。方顧之往江南也。舟泊蘇州。薄暮見一少婦哭泣投水。急止而問之。則曰。某夫欠糧銀五十兩。繫獄嚴比。命在旦夕。不忍見夫先歿。因尋自盡耳。顧惻然。卽解橐五十兩付之。婦拜謝而去。及顧回家。慰問者踵至。詢知其事。衆屈指計之。與起火之時。適合。皆以爲陰德所轉移也。○東坡外祖程仁霸。以仁厚信于閭里。蜀平。中朝

士大夫憚遠宦。闕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本州錄叅。眉山有得盜蘆菰根者。所持刀誤傷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公知其冤。謂盜曰。盍訴冤。吾爲直之。盜果稱冤。遂移獄。公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論殺盜。公坐誅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今公壽已盡。我爲公荷擔而往。暫對卽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東坡曰。某幼時聞此語言。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爲監司者三人。元孫宦學並盛。而尉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故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

◎收救一

棄孩

已有子女者能待如子女終始成就無凌賤心加記三百功備僕從之列減半准五十功其本

生父母來認卽合携歸不矜功不受謝另加百功

徵

事

程母侯夫人閭德最著隣有商於外未還妻歿幼

子始三歲夫人抱食之家久之其父歸請以子獻夫

人曰本食之候爾歸非欲之也令携去乃納直以酬

却不受其父感泣不

已里黨咸以爲難

◎除大惡不避禍難

發明夫有大惡我力

能除之在一國則爲一國之福在一方則爲一方之

福君子誠以濟世爲心卽有禍難豈暇爲畏避之計

哉○袁德章曰愚讀此條益歎功過格之立意盡善

也如佛氏慈悲之說專以包荒爲德而不兼吾儒義

斷之道則用慈而適以貽害者不淺豈知積德累功

固有殺一人而其功莫大者哉劉夢震曰激濁揚清

此爲順天之命。安可一意姑息。昔王賀爲御史。逐捕群盜。多所縱捨。自謂子孫必食厚報。至於王莽。乃竟滅族。此何以故。蓋捕盜而縱盜。必有不當。縱而縱。則如放虎養蛇。其害深矣。劉先生此言。的是至論。**徵事**張忠定公少任氣爲俠。赴舉時宿逆旅中。逆旅主人者盜也。兄弟二人耳目異。覺之夜未半。呼起行。聲惡。公堅臥不起。趣呼之。不應。手自挺伏門側立。兄排闥入。斃之。弟隨入。又斃之。乃起詣庖中。蓐食已。燔其廬而去。士有僕持其陰事。淫其女而橫不能難。泣以告。公出遊。請僕爲御。出郊。手刃之。去。二事皆除惡。能爲功於人者。近聞玉峰徐坦公先生。鼎革時。曾救一故宦子弟。蓋其家有從故朝宗室流寓海南者。以書來。一惡僕陰持其事。將發之。時禁令甚嚴。發且蔓禍不已。情急。謀於先生。先生義憤於色。連夜往。縛僕夫婦。

殺之。焚其尸。搜滅其迹。得陰叨惠者。無算。與張忠定

公事正同。

附錄

劉器之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

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

脫有觸忤。禍譴立至。如老母何。母曰。諫官爲天子諍。

臣。汝父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報主。使

得罪流放。吾當從汝所之。勿以母老懼器之。由此剛

直敢諫。一時敬懾。曰。爲殿上虎。抗疏極論章惇小人

不可用。及惇用事。公遭遠竄。語云。春循梅新。與死爲

隣。高竇雷化。說著便怕。凡此八州公歷其七。人謂公

必死。公絕無恙。年八十。未嘗一日病。有一貲郎。揣知

惇意。自求殺公。惇卽擢爲本路運判。飛騎至貶所。相

距止二十里。明日將有以處公。至夜半。運判若爲物。

擊。霎時吐血而死。

廣義

按不避禍難。格之訓詞。誠然

然責不容辭。尤在朝臣。身家蓋所不計也。若士庶居

鄉必有勢力者實能除之。則可。既非朝臣。又無勢力。冒昧而前。徒供魚肉。不幾爲從井自陷之愚乎。此修身貴仁貴義。而又貴於智者也。○倡修緊要橋梁道路得成。因而取利者非

徵事蔡君謨知泉州。建洛陽橋以渡濟者。又于萬安渡植松七百里。以蔭行者。閩人勒碑頌之。洛陽橋在府城東北。跨洛陽江。一名萬安橋。長三百六十丈。廣丈有五尺。先是海渡歲溺死者無算。公欲壘石爲梁。慮潮漫不可以人力勝。乃遺檄海神。遣一吏酣飲。睡于海崖半日。潮落而醒。則文書易封矣。歸呈公啓之。一醋字。公悟曰。神其令我二十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凡日夕而工成。費金錢一千四百萬。公官至端明殿學士。子孫貴顯相繼。○歙縣查永寧祖販木爲業。一日邑中議建石橋。估費四千金。查立意。

獨任而貲本適四千。又已市木在山。因往彼處急賣。歸而舉事。及至彼處。木價騰踴。獲利兩倍。橋工既成。其本如故。◎倡建義學得成。建育嬰堂者同。◎為公眾出力不憚

勞苦。不避仇怨。事賴以濟。不取酬。

易者十功。難者百功。

◎出心

力成就一人家業。不私染分文。不發一矜語。

附錄張孝基許

昌士也。為富人僮。富人止一庶子。甚不肖。被逐。富人病篤。盡以家財付基。後遇其子丐於路。基惻然謂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幸甚。見其勤。復謂曰。能掌庫乎。曰。灌園出望外。何敢望庫事乎。竟使掌庫。愈謹。愿基知其能。自新。曰。吾據彼父之財。不祥。舉家財悉還之。基死後。有友遊嵩山。道逢貴人。旌旗騶御。甚盛。竊見

專車者孝基也。前揖問所以。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至此山言訖不見。

三百功 有勢力者遇荒年倡率捐賑實心設立善法以

濟饑人

出財另記發明。胡振安曰：陰功有萬，而救人為第一。倘值水旱奇荒，三空四盡，百萬生靈

嗷嗷就斃，仁人君子當此，苟可自全性命，即當傾財救濟。而一人之力有限，須約實有善心者廣為勸募，設法賑給。庶幾轉溝壑為衽席，此在大家殷戶，首當倡率者也。**廣義**救荒之難，既慮粟米不給，兼憂冒濫復多。設立善法，必賢能官府主張之。若士庶則畫策以獻，是乃人人可盡心者。然亦在因時制宜，非有死法可執。昔人論賑濟之法，設糜最下，而席文襄救江南大饑，特主賑粥，謂給散銀米，必須編審詳確，杜絕

弊端。饑民命在旦夕。豈能懸待。設粥則所賑皆貧民。爲救饑急著。是可見最下者。亦有當用之時。非可以一律拘矣。愚見蓋有兩說。賑米者。各里分賑。先立主賑二人。編募里中紳士。素封捐貲。糴米家。詢戶稽分。極貧次貧二等。極貧者日米八合。父母同之。妻子減半。次貧者各減半。先一日計口注票。親付其家。次晨集某處挨號給之。但旬給斗升。曾子固嘗極言其害。莫若稱其家口。給兩月糧。令歸治本業。無妨生理。此賑米不易之法也。賑粥者。聚而待哺。沴氣薰蒸。要防變生意外。莫若用粥擔。每擔用白米五六升。煮粥。盛以有蓋桶。外備小籃。貯碗十隻。筷十雙。鹽菜少許。挑擔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者。令其列坐。人給一餐。食畢。卽借附近人家盆水滌器。以便後食者。約每擔可食五六十人。十擔便足食五六百人。得逐里逐巷。每

日舉行。無設廠聚人之弊。有隨時廣濟之實。此賑粥莫便之法也。如四月後。天炎不可用粥。不拘粳米麥荳。磨粉爲蒸餅湯團之類。照散粥法分給甚便。其他爲法不一。昔賢若趙清獻富文忠諸公。籌畫井井。皆以官府權要行之。茲不錄入。特載一事爲士庶勸。○宋邵靈甫儲穀數千斛。歲大饑。或曰何不乘時糶之。邵曰。是罔利也。或又請少價糶之。邵曰。是近名也。或曰。然則將自豐乎。邵曰。有成畫矣。乃盡發所儲雇傭除道。自縣至湖鎮四十里。挑浚蠡湖橫塘等處水道八十里。直通菴畫溪。中入震澤。邑內人爭受役。貧人皆得藉此全活。而水陸又得俱利。按是法。范文正嘗用之。以爲饑歲興徭。使民得食其力。又氣血運動。而疾病不生。其奏疏曰。荒政之施莫此爲大也。○萬歷丁亥水災。丁清惠公慨然以拯救爲任。令家人用米。

易布布加市價米四升費積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
圩岸以備旱澇計丈給米費積儲六百五十餘石昔
人謂其不賑之賑真良法云
◎勤行一切利濟事不吝財不憚力

有遇輒爲孳孳無間

滿一年後還事記功外加記三百功
癸明薛西原先生好施人

有疾親爲簡方合藥嘗解綿衣以衣寒者或曰焉得
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耳又曰天地間福
祿若不存些憂勤惕厲的心聚他不來若不做些濟
人利物底事消他不去真格言也○高忠憲與安無
曠尺牘曰昔人語科第者曰半積陰功半讀書誠然
然陰功非但分人以財孜孜切切惟以濟人救人爲
事行之數十年此意純熟動念卽是方謂陰功何者
此乃仁心也仁則生生則吉吉則百祥咸集科第在

其中矣。此萬驗良方。幸勿忽之。○顏光衷曰：有一等
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施貧民。則曰：賑窮親
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
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
難人。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柴文伯曰：博施濟良難。
近取譬甚易。泥事則需次有待。觸境則應念皆圓。實
心爲善者。惟貴在在存好心。處處行方便耳。○又見
廸吉錄拈案曰：有泄泄爲善。而駕其詞曰：善在心而
已。奚必論事。不知憫人之死而不救。與救之者孰是。
若使如天好生。不以仁政。能平治乎。昔有一妻一妾
而處室者。夫與妻同眠。妻恨之曰：子雖身在此。心却
在彼。夫曰：然則吾願身在妾邊。心來汝處也。如何。吁。
此可爲心善。不用施濟者。作一笑柄。又有謂施濟有
限。堯舜猶病。況匹夫哉。夫限我以不得爲。我旣謝不

爲矣。乃若財分得爲損我。錙銖救人。當厄者。尚可曰。吾不能遍及也。姑已之乎。又曰。後來值此。將難繼也。遂吝施已乎。夫立人達人。未嘗不施濟。只顧分量何如耳。安有顛者窮者。日見乎前。而我之力。又足以拯之。徒以立達在念。不務博衆爲解哉。又有謂善在無心無意。偶觸爲之。纔作意。便不是者。此又大錯。孟子嘗云。孳孳爲善矣。武王嘗言。吉人爲善。惟日不足矣。夫子嘗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矣。今使有饑者。於此一人。偶爾施之。過念卽忘。一人用意。照顧日夕不倦。二者孰得此最現前易曉。而猶偏執如此。甚矣人之難悟也。**附錄**楊旬爲夔州推司。處心正直。積累陰功。有子年二十三。習科舉業。一日稟父欲入試。旬曰。汝學未克。不可。夜夢神告曰。汝陰隲有感。汝子必貴。若應科舉。須改作楊椿名。納卷場中。當助其筆端。旬命

子如夢改名果中第六次年會試樁自夢神曰題是
行王道而王及入試果此題也遂得中九十六名殿
試竟獲首唱夔州使君邀旬上坐令解推司之職旬
曰念旬平日仰託二天之庇奉公四十年家無貲產
惟積陰德留得三箇慳囊乞遣公差取來當廳開看
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次樣
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使君不知所以旬曰每詳讞
罪囚但遇吏胥入輕作重旬爲小心平反之有從死
罪正爲流罪卽投大錢有從流罪正爲杖罪卽投次
樣錢有杖罪者量其輕而決放便投一小錢又每效
周篋行感應篇十種益利一凡有冤獄必與辨雪二
收街市棄兒倩人乳養三每於仲冬朔收貧人六十
以上十五以下者日給升米養之至仲春聽其自便
四施應驗湯藥救人疾苦五有貧不成喪者濟以棺

木六女使長大。量給衣資。聽其適人。不計身價。七專一戒殺。贖放物命。八每遇凶歲。貴糴賤糶。賑濟貧民。九修治橋梁道路。十資給無歸窮旅。又常推已及物。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旬男今日得魁。皆因旬平日奉公行善。感動蒼穹之所致也。旬一日在事。則一日可行善。豈敢舍公門退職。而自求安逸耶。○連舜賓應山人家。故饒好施。不倦。嘗往信陽。遇盜。知其爲連舜賓也。曰。長者不敢犯。弟官雲夢。卒於其署。柩還。應山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柩。還過縣。縣爲罷市。後二十年。其長老教其子弟。孝友恭讓。必引以譬。說其笑。獨賴以生者。追思之不衰。生四子。二舉進士。曰庶。曰岸。○誌此兩人。以見孳孳以利濟爲事者。天佑之人。悅之。無心爲感。而應自至焉。凡爲善者。大抵如斯也。○陳幾亭曰。俗諺有現世報三字。此在人事。已無足

疑。惟於天道或有難信者。然積誠所透。實有其事。如
丁改亭先生童子時。鄉人大疫。公每出。則病者聞鬼
云。丁御史來矣。皆潛避。公自稔其異。未強仕。果入御
史臺。卽予告歸。不出者十四年。迨起南大理寺寺丞。
乃復仕。累擢操江都御史。人疑都御史猶御史也。其
止是乎。已遷少司空。未北上。又遷南大司空。時年七
十矣。又二十一年。乃終存問者三。公年四十五。夢入
鬼錄。明歲大饑。決志蠲糧濟鄉人。所活不下數萬。又
爲操江時。常寬活數十百人。其他實政濟民。自邑宰
至司空。不可枚記。此爵此壽。詎非活人現報乎。他人
不信命者。多經營。而信命者。多坐聽。何若公之孳孳
爲善。而福壽日增也。○朱在菴曰。不知有秋之利者。
見人投種。則怪曰。奈何以可食之物。棄之淤泥。不知
福田之道者。亦然。及其收穫。則爭羨之。苟惜於下種。

曷可。與乎。

千功造一事利及無窮。

增註

此條亦惟居官易能。或預

防一大患。或酌減一賦額。或救

免無數顛苦。或保全無數性命。或不費力而萬民獲

利。或建良法而上下俱安。千功言其功之多也。若士

徵事

宋真宗時

庶則為主謀。為贊助。其功與自為同。農器有稅。呂夷簡為濱州知州。上疏曰。正宜勸民務

農。請除此稅。上可其奏。詔諸路並除之。時王旦為相。

謂中書舍人王曾曰。知州呂夷簡請除農稅一事。存

心天下。真宰相器也。後果執政二十年。○宋沙門島

罪人。舊有定額。給糧三百人。過額即取其人。投之海

中。馬嘿知登州。上疏云。朝廷既貸其生。若投海中。非

朝廷本意。今後過額乞選年深不作過人移登州。神

宗然之。詔著爲令。未幾公恍見一人從空中來。扶二男女至前曰。公本無子。上帝以救沙門罪人。特賜富貴男女各一。言畢乘雲而去。○宋太宗時。吳越納土受命。遣王永往均兩浙雜稅。先是浙田稅畝科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當仍復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常式。永歷任顯秩。五子皆賢能。孫珪爲宰相。○潘恭定公恩爲知州時。其俗婦人不事女工。公教令種棉花。取松江善紡織夫婦四家。分居四郊。諭里長率甲下人民。群而學之。周月後。親往觀焉。勤且能者有賞。自此轉相鼓勸。未及朞。治內無遊閒之婦矣。公夢神人折二桂枝授之。曰。公率民婦習學紡織。有功茲土。上帝賜貴子二人。

此其徵也。長子允哲嘉靖乙丑進士。仲子允端嘉靖壬戌進士。○蜀章太傅夫人練氏性慈憫。太傅出兵。二將後期當斬練氏知之。密使二人亡去。俱奔南唐。爲將攻建州時。太傅死矣。城且陷。二將遣人授以白旗曰。吾將屠城。植此於門。戒士卒勿犯也。練氏不受。報曰。二君幸念舊德。乞全此城。必欲屠城。請先衆死。不願獨生。二將感動。城獲全。太傅十三子。貴者八人。皆練氏所出。宋興子孫振振。及第至達官者甚衆。章得象其玄孫也。○王均亂蜀。雷有終討之。欲屠城時。蜀名士范燦。范璲暨文鑒間道迎王師。曰。蜀人懦弱。其脅從者畏死耳。城下時。乞勿屠戮。鋤其兇黨可也。有終見三人皆偉丈夫。又感其至誠。爲改容曰。非聞長者言。幾作忍心事矣。於是合城獲免。三人之力也。范氏子孫蕃盛。爲蜀甲族。文鑒享上壽。施愚山曰。按

此與章夫人俱不恤其身命而救全一城生靈者其功德累世享受無量非可以富貴子孫盡之也。○昔衛仲達被攝於冥冥官命吏呈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善錄纔如筍小冥官色變索稱稱之小錄比惡錄更重官喜曰君可出矣蓋朝廷嘗大興工役采三山之石衛上疏諫止之此小錄乃諫草也雖朝廷不從而善念甚大故雖無窮惡念得以准折惜惡念太多不可望大拜後官至吏部尚書夫事之未就者而見重於冥如是則實爲者可知矣。○又留餘堂拈案一則極言爲主謀爲贊助者權雖不屬於已功實可以易爲萬歷間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嚴刑致死者衆一日攝至冥司群鬼索命冥王詰之姚曰某爲天子執法耳王曰豈不聞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乎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上疏請賑所活不

下千萬獨不可相准乎。王曰：此爾幕賓賀燦然特作疏稿力勸汝上者也。已註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稿雖賀作，疏由某上，獨不可分半乎？冥王依言，放令生還。賀亦秀水人。後四十成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謹按論勸化之功者，謂能勸化豪傑權貴者，功尤倍。蓋豪傑有才，權貴有勢，才勢者人中之江河也。潰而決之，懷山襄陵，若引歸正道，則通舟楫者數千里，穿爲漕渠，則灌田地者億萬頃，其害大利亦大。是以古來聖賢皆急收才勢之人而用之。幕賓者，名爲豪傑權貴所用之人，而其實則用豪傑權貴之人也。且居官者功多過亦多，互相準折，餘積無幾。若幕賓則有功無過，是謂淨功。如儉家營利，耗費既少，致富無難。居官者政成而萬民譽之，績奏而朝廷榮之，陽世之福報既奢，則陰司之紀錄亦減。若幕賓則有德無名，是謂

陰德如良醫愈愚父。父不知酬。子謝百倍。故冥司註幕賓。賀燦然之功。在巡按姚思仁之上也。推此而論。凡爲要路腹心。豪門親戚。及挾一藝一術。遊於富貴之家者。皆可卽此意而善用之。誰謂造一事。利及無窮之千功。士庶不可積乎。○按利及無窮之事。如上所陳。其端已可槩見。愚更思其極切實者。凡士夫居鄉。以其勢力可爲。必當留意於備荒之策。勸率同志。倡始捐粟。畫立規條。聞達當事。實心實力。躬爲任之。期於絲毫無弊。真正可以利及無窮。而事取易舉。效期實濟。此其法莫精於朱子社倉之法。但後世之言社倉者。要藉小民零星捐輸。則渙而難合。朱子創法之時。亦從王太守借貸六百石。而後得以行之。今只須有勢力之士。夫十數人。共矢善願。亦得五六百石數。則朱子之法。無難遵仿而行也。**附錄**朱子自叙云。

乾道戊子。余居建甯府崇安縣開耀鄉。時大饑。予與進士劉如愚勸豪民發粟減直賑濟。里人獲存。俄而盜發浦城近境。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則以書請於府。知府徐公卽以船粟六百石沂溪來。予率鄉人迎受之。餓民以次受粟。遂無饑亂。歡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王公淮來代守。適豐登。民願以粟償官。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常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倘後艱食。無前運之勞。予奉教。又明年。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積。新陳未接。雖樂歲。或稱貸豪右。而官粟積無用。將紅腐。願歲一歛。藏收息什二。卽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儲。廣積蓄。卽不欲者。勿強。歲少饑。則弛半息。大饑。則盡蠲之。著爲例。王公報可。又以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乃捐一年之息爲倉三間。以貯之。十有四年。已將原米。

六百石還府。其見管三千一百石。則累年所息也。申本府照會。永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余與鄉官士人同共掌管。遇歛散時。卽申府差縣佐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一鄉五十里內。雖遇凶年。人不闕食。又奏請以其法推廣行之。他處令隨地擇人。隨鄉立約。申官遵守。實爲久遠之利。上布其法於諸路。其法以十家爲甲。甲推一首。五十甲擇一人通曉者爲社首。其逃軍及無行之士。衣食不缺者。並不得入甲。得入者。又問其願與不願。願者開具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五斗。五歲以下不與。置籍以貸之。以濕惡還者。有罰。朱子自言數年來。左提右挈。上說下教。爲鄉間立此無窮之計。蓋其成之也。亦不易矣。

千過造一事害及無窮

發明 苟其設意條陳。便爲千過。不必待實然貽害。而後加之誅。

責也。漢梁統上言乞增重法律當時不從其議。忽夢神告曰。雖幸朝廷不從爾言。陰府已錄爾過。爾今欲以刑毒人。將來爾子孫皆被刑死。後統二子皆死於非命。至冀竟滅族。夫故作大害。忍心極矣。更或有自以爲利。而其實貽害無窮。如王安石之新法是也。

三百過致一人死

增註

士庶犯此條者。或以私釁陷害。固已更或有爲人主謀害人利已。此

惡尤重。

徵事

台州舉人左蹕赴會試。文甚佳。房擬爲

第一。忽夢神告曰。此台州左蹕文也。前居鄉受賂若干。爲人請託。致有枉法而死者。陰譴已減折祿筭。不可取也。遂黜之。及榜發。查對原卷。果左蹕也。蹕卽客死燕山。○焦俊明早發登第。久而不遷。屢以坎壈怨天。又上表章致禱。是夕有一幅素書墜爐前。細視之。

乃天象十六字。受金百兩。折筭十年。枉殺一人。死後處分。俊明閱之。語塞胆喪。不久而斃。○又或有以淫慾而致人死者。雲間錢伯飛有子某。娶妻後。私通一女。誑以未聘。女願締終身。促其請婚。某以無資對。女出二十金授之。既知有室。女又曰。不合失身。甘爲妾。某歸不敢啓齒。竟與之絕。女怨恨而死。康熙二年。某病在床。恍惚聞有刑廳票提。係某氏出告。詢之父。父不解。某悟曰。此酆都理刑也。有此事。不可不訴。父乃携子詣岳廟。宿道士齋。擬以四鼓進香。中夜某魂先入。見此女訴恨不已。神命先笞二十。未時再勘。其哀叫而醒。歸家至未時。歿。○嘉善縣役魏義。以催科至朱君達家。知君達遠出。窺其妻顧氏。突入竈下。舉手加氏頸。氏故目不窺戶外者。醜之。旋踵入室。泣而啼曰。此頸乃爲人辱。良久不出。役疑懼。急排其室門。則

已自經氣絕矣。邑侯葉置役不問答其夫及婦翁各二十日，不令後人以此塞責也。數月後，魏義奉差往嘉興，中途忽見鬼婦上船，卽作鬼語曰：「催銀三四錢耳，何辱我，致我於死？須臾聞鐵索聲，義忽投水，其頸適緯繩纏結，愈解愈緊，七竅流血而死。此康熙乙巳年事。」○亦有因誤而致人死者。逃於王法，難免陰刑。蜀民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與金帛，遂隱其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或時睹趙安，迨瘡透喉，遂死。○汴郵一騎卒巡警出城，甚早，至棘野中有早行賁輕貲者，見卒來，疑有他志，匿棘叢中而卒亦暗莫辨也。第聞途左有行止聲，近身不見，恐是虎豹，因以鎗刺叢中中之，拽而出，則死矣。方知其誤，旣無奈何，取其囊中物棄屍於

棘由此遂富娶妻久無子止育一女早辰在門首見
所刺之民前而來亟閣門潛窺之竟入對門皮匠家
有頃則匠適生子卒既知其因不敢言第厚遇匠并
憐其子以女許妻之匠喜過望令其子事卒如父一
日卒飲酒酣臥盛暑汗湧出匠家子侍側微以刀刮
去其汗卒睡中不辨何物以手擊之刀遂入腹未卽
死亟呼家人言其故女卒歸之并家私皆還焉按巡
卒之誤異於郭景章然取其財棄其屍則其心忍矣
始無欲殺之心繼有利殺之意其償也宜○又有爲
人壓制心知其冤而畏勢因循以致人死者向子長
爲袁州司理與新昌令黃及鄭判官同考試南安軍
還黃之前任卽向職也鄭有親在袁欲赴向任拉黃
偕往黃不欲強之甫至黃忽發急疾走駛至新昌邀
母妻訣別向與鄭慌張叩問黃乃道其詳蓋黃在任

時有宜春尉誣平民四人爲盜鞫服定案申憲論斬黃至獄中察知其冤許爲昭白四囚頓首泣謝尉伺知之密白郡守守私於尉怒黃得賄變更黃力與爭論守不能難旣而曰如黃司理言則一郡失入之罪衆矣必欲如初款黃度不可轉遂辭其事令司戶曾攝宜春縣事者代之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獄異時必訟我於朝矣令同官好諭曰囚必死君固執無益今強爲書名牘尾人人知事出郡將君何罪焉黃黽俛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府縣經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官亦死而郡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黃一日見四囚來告曰某等枉死訴於上帝得直矣欲逮公某等爲懇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汝四人死本於一押原情定罪此人其首也某等力請許展三年

期滿則不能免。今適已三年矣。事雖恍惚。然中心疑懼。不能安。故深畏來此。不意纔入門。則四囚同押。追者已先在。蓋上帝既不寬宥。莫可逃也。及母妻至。一見遂絕。倪汝遷曰。四人之冤。黃得其情。卒不署押。則守以下。皆有憚。四人必不死。黃一押。四人無生理。謂死由一押。非過也。原情定罪。何辭之有。相去纔四十日。死者七人。冤者懇勿追。而上帝不允。可畏哉。讀之令人慄慄兢兢焉。愚謂此事。當與周濂溪先生事參觀。先生爲南安司理。叅軍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不肯從寬。先生力爭。不能得。出太息曰。殺人。以媚人。吾不忍爲也。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求罷去。達爲感動。囚減死。觀周先生事。而益知黃司理之罪。誠難辭矣。○又有因逼脅而致人死者。如李舜卿以佃戶張三欠租。必欲令還。致自經死。孫季明以女使與

小奴作過。必欲根究。致投水死。雖其自殺。實我殺之。爲其逼脅使然也。太上孽報。因緣經。特舉二事。以爲戒。此在富貴家。常常有之。不可不做。○嘗讀正道金格曰。致一人死。謂如語言中傷。或咒詛厭禱。或羞慚憤死。或爲已干連。皆害人於無形迹者。若非法行刑。及毆傷手刃。不在此例。註釋極爲分明。至若感應篇所謂殺人取財。乃盜賊之行。與致人死者。不可比而同。集註歷引事實。附誌一則於此。具見報應之靈異也。○唐貞元中有李生家河朔間。恃氣好俠。常與輕薄少年遊。年二十餘。方折節讀書。累官至深州錄事參軍。美風儀。善談笑。曲曉吏事。至於擊鞠飲酒。皆號爲能。雅爲太守所知。時王武俊帥成德軍。恃功負衆。不畏法度。屬郡守皆畏之。側目。嘗遣其子士真巡屬郡。至深州。太守大具牛酒。備聲樂。奉士真之禮甚恭。

又慮有以酒忤意者。僚屬賓客。一不敢召。士真大喜。以爲他縣莫能及。飲酒至夜。士真乃曰。幸使君見厚。欲盡歡。今夕豈無嘉賓。願得召之。太守曰。偏郡無名人。懼副大使之威。不敢以他客陪席。惟錄事參軍李某。足以侍談笑。士真曰。但命之。召李生入。趨拜。士真目之色甚怒。旣而命坐。貌益恭。士真愈不悅。瞪目攘腕。無向時之歡矣。太守懼。莫知所謂。顧視生。覲然而汗。不能持杯。侍從皆愕。有頃。士真叱左右縛李某繫獄。左右卽牽去。械獄中。已而士真歡飲如初。迨曉宴罷。太守且驚且懼。乃潛使獄中詢李生曰。君貌甚恭。且未嘗言。固非忤於王君。君甯自知耶。李生悲泣久之。乃曰。嘗聞釋氏有現世之報。今知之矣。某少貧。無以自資。好與俠士遊。往往掠奪里人財帛。常馳馬腰弓。日百餘里。一日遇一年少。鞭駿驢。負二巨囊。吾利

其資顧左右皆巖崖萬仞而日漸暝黑遂力排之墜崖下卽疾驅其驢騎宿逆旅解囊得繒百餘段自此家稍贍因折弓矢閉門讀書遂仕至此及今二十七年矣昨夕君侯命以王公之宴旣入而視王公之貌乃我曩所殺少年一拜之後中心慚惕自知死不朝夕今則延頸待刃又何言哉爲我謝君侯幸知我深敢以身後爲託有頃士真醉寤急召左右取李某之首來左右卽獄中斬首以進士真熟視而笑旣又與太守大飲郡齋酒酣太守因歡乃起曰某不才幸得守一郡而副大使下察弊政寬不加罪爲恩厚矣昨日副大使命某召客屬郡僻無足奉歡宴竊以李某善飲酒故請召之而愚慙不習禮法大忤於明公實某之罪也今明公旣已誅之宜矣竊有所未曉敢以上問李某之罪爲何願得明數之且用誠於將來也

士真笑曰。李生亦無罪。但我一見之。遂忿然激我心。已有戮之之意。今既殺之。吾亦不知其所以然也。君無復言。及宴罷。太守密詢其年。則二十有七矣。歎異久之。因以家財厚葬李生。

百過坐一人冤

謂死刑以下也。徵事陳軒未第時。夢至一官府。門懸金榜。題曰左丞陳軒。右丞

黃履。後履官至右丞。而軒止龍圖學士。晚年語諸子曰。吾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夢。常思昔日守杭州。有達官執一老兵送府。欲杖之。此兵罪不應杖。遂令贖。達官折柬相責。乃呼人行杖。不意因杖病死。至今二十年。恒以自尤。違法徇情。宜不登顯位。汝等戒之。觀此。則知坐人冤。雖無心者。且遭冥罰。況有心者乎。○崇禎末年。吳江縣民張士栢妻陳氏。少寡而艾。士栢兄士松謀鬻於里豪徐洪。為妾。陳氏不知也。士

松料其志不可奪。先令鄰姬俞姓者。託故假宿夜。統群兒。啓扉擁入。擄往舟中。陳號慟。抵死。稟不可犯。陳之父陳俊。訟之於縣。縣令章日。炆寢閣不行。再訟之。直指路公振飛。徐洪又賄某鄉宦。飾詞以進。反坐陳以罵夫之律。拶指批頰。繫之獄中。陳飲泣絕粒者三日。適司李至。聞冤而出之。率陳氏等入見。直指泣訴冤狀。隨即持刀自刎。血湧仆地。路公急下堂拱揖。許以雪冤。日乃瞑。直指即日拜疏上聞。諸兒輕重抵罪。士松徐洪立斃杖下。縣令貶斥。至郡辭任。滿船鬼聲。次日死矣。俞姬篤疾。不滿三日。亦暴死。某鄉宦之婪賄囑託者。猝病瘖瘂。終其身不能言。時有記傳輓歌。無不嘆爲異事云。

◎兵荒之際見

人困厄。勢力有餘。吝財不肯施惠。

發明 姚龍懷曰。謹按兵荒者。世界一

劫運也。救劫者。順天之心。逆天之運。天心好。生順以承之。天運行。殺逆以挽之。人道之所以與天地參也。人欲一日而行千百善。一人而救千百人。舍却此等時節。無處著力矣。又曰。佛經稱人道之下。有三道。曰畜生道。曰地獄道。曰餓鬼道。今觀刀兵劫內。橫屍斷首。何殊店裏懸鷄。肉敗血流。不異街頭賣豕。是卽人道中畜生道也。饑荒儉歲。千百成羣。面黃似菜。骨瘦如柴。一步三移。筋骸欲斷。十聲九歇。氣息全無。是卽人道中餓鬼道也。又或惡瘡痛杖。皮開肉綻。晝泣宵號。縮身無地。何來醫藥之資。日給不周。敢望妻孥之侍。幽囚一室。慘動四隣。是卽人道中地獄道也。嗟乎。彼人也。我亦人也。忍見同類之人生身覲面。墮畜生道。地獄道。餓鬼道。而不爲之心痛手援。則其人亦止有人面耳。尚得謂之有人心乎。且世之縱兵者。擁粟

者。濫刑者。誰有。渾鐵頭顱。那得長生。氣管人心。一失人面。何常。一旦眼光落地。又不免與閻生。地獄餓鬼。諸公把臂入林也。早知今日。悔不當初。哀哉。**徵事**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將逃避。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餒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則殺。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可悉贖其命。乃起所葬之物。輦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汝楫生五子。開閔閔。同年登第。閔繼之。○全琮父好積聚。嘗使琮賣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返。父責之。琮對曰。兒以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因便賑給。不及啓也。父雖不樂。私異其子。琮後封侯。○倪閃沙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憫其無知。懼

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閔。家。賊。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饑。道。殍。相。枕。閔。罄。家。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閔。門。旗。上。書。饕。餮。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仕。至。尚。書。○袁。了。凡。曰。凡。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於。當。湖。陸。氏。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中。歷。叙。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爲。九。卿。其。言。若。合。左。券。云。○真。西。山。曰。惠。恤。貧。窮。必。獲。天。地。之。佑。此。以。理。言。者。也。若。以。利。害。言。之。無。饑。民。則。無。盜。賊。無。盜。賊。則。鄉。井。安。是。又。富。家。之。利。也。此。語。更。極。切。實。有。勢。力。者。盍。三。思。焉。○袁。君。載。曰。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日。不。刻。剝。又。能。樂。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

秋恒得保全。不忍焚毀其室。凡盜所快意焚掠者。皆積惡之人。宜自省也。先賢所以著其勸戒者。如此透徹詳盡。彼兵荒擁財。漠視鄉黨。惡之顯焉者也。無論天譴人怨。歸焉能無危乎哉。**附錄**房景遠爲齊州主簿。多惠政。景遠平生重然諾。好施與。歲祲設粥通衢。存濟甚衆。平原劉郁。經齊兗之地。忽遇劫殺。至數十餘人。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鄉里親戚是誰。郁曰。齊州房主簿是我姨兄。賊曰。我食彼粥得活。何忍殺其親。遂還郁衣服。且蒙活者二十餘人。潘鱗長曰。觀郁之得免。則姨兄好行德。尚有可恃。況自行其德乎。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可深長思也。人亦勉爲其可恃。與夫可以爲人恃者耳。不然。出乎爾者。反乎爾。將有并累其親者矣。◎倚勢逼脅致一良爲賤。致一人骨肉分離者。

同。徵事。梅侍郎初爲固安縣令。有中宦饋公豚蹄。乞爲追負。公烹蹄。召中宦飲。并召負債者至前。訶之。負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少遲。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宦意似惻然。公復呼來。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然無可如何也。亟賣爾妻與子。持錢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實一日。歸與妻子訣別。此生不得相見矣。公言時。不覺墮淚。負者聞言。愈泣。中宦亦泣。辭不願償。爲之毀券。嗟嗟。世之索債逼迫者。深居高拱。自謂索其所當索耳。豈知其鬻妻賣子。一段光景。有大不忍見聞者乎。

◎糾衆阻一人葬。

倡者百過。從而附者二十過。

五十過。

見一人死。可救不救。

見人溺子墮胎。可救不救。者全。徵事。王文正公旦初。

釋褐知江陵獄。有一囚罪當死。公求出之。一夕不寐。至五鼓。忽然而得路。急趨出。則吏卒皆環侍。驚語相向。公怪問之。曰。值更者方五鼓。忽聞空中有聲。曰。起。公將出矣。方起整衣。不意果出。公默然心契。因引囚出。讞竟爲平反。周文襄公忱閱一死囚獄。欲活之。無由反。覆不安。形於愁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曰。幸有此可生。乃出其罪。君子之救人死。如此其真至。忍易救而不救乎。又或有救人而不無費錢。量力可爲。固宜勇決爲之。蓋不忍之心所觸。必多方以謀之。而此心始慰。乃吝惜財物。轉念忽已。其爲不忍幾何。由是推之。欲其委曲爲人。捐軀報國。未必然者矣。是人也。卽謂之惡人也可。○高郵張百戶以公事渡湖至淮。其返也。望見一舟浮沉波上。有人據舟背呼號求救。張心憐之。呼漁舟往。

救不肯張。卽解裝出銀十兩。與之漁舟。乃肯行。救至。則其子也。父子抱持慟哭。問之曰。因有事候父而來。遭風被溺。稍遲。則葬魚腹矣。語云。爲善最樂。其樂安在。只是用薄值。得厚酬。討盡便宜耳。張百戶用銀十兩。救活一子。世間便宜事。無過於此者矣。然人人皆欲討便宜。而究竟無便宜者。何也。曰。以先不肯吃虧耳。張百戶解裝十兩。慨然割捨。惟其肯吃虧也。乃所以討便宜也。又一人巨富。適討帳歸。憩一寺院前。遙見巨浸中一舟沉溺。或勸令募舟救之。其人依回未允。久之。有好善者至。憮然曰。人命不可活矣。然尸骸不忍其流漂也。買棺貯之。此事吾尚可爲。募有能撈取一人者。賞銀五錢。撈得三人。內一人。則富人之子也。撫尸大慟。然已無可奈何矣。與張百戶事參觀。孰得孰失。不令人啞然失笑乎。○范文正公幼時。恒以

救世爲念。嘗謁相士。問云。能作宰相否。相士云。否也。再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之。曰。何前問之高。而今問之卑也。公曰。惟宰相名醫可以救人。相士讚曰。君仁心如此。真宰相也。夫志切救人者。未遇而憂心莫解。不肯救人者。既遇而置若罔聞。人之相去何如哉。**附錄**李繼隆與盧之翰有隙。繼隆方承命討虜。而之翰適爲轉運使。乃誣奏轉運使故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付三函。令乘驛馳取轉運使盧之翰寶玳及某人首。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庭中。不去。上旣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以爾賢耳。乃不才如是耶。尚在此安。

俟對曰。不知臣無狀。使得待罪。二府臣當竭其愚衷。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今陛下據其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爲行軍副使。而虜欲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如此救人。不憚批鱗撻怒。而實無所爲而爲之。可謂誠矣。

◎掘地遇人骸骨拋

棄不顧

徵事順德令胡友信修築城垣。兼闢演武場。其地近漏澤園。枯骨無筭。盡棄之水中。或曰

過矣。瘞之當有善報。胡曰。武備功之大者。瘞骸善之小者。不聽。後入覲。赴省參辭。忽一吏來見曰。今日奉院明文。入覲官不必面辭。又曰。小人得公薦牘。索視之。皆牘列其平日穢行。胡怒叱之。忽不見。旣誤參期。

隨發讖語暴卒。○後魏宋世良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傍多骸骨移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爲荊州刺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墓暴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日沛雨已枯之骨其感召陰陽如此。○平人一塚

徵事

閩孫文祥自浦城道

庸可慢忽乎。有屋遂投宿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文祥曰吾當爲汝謀之旦視之乃荒塚也果見衣縕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度活耳文祥惻然因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夢寄宿夫婦拜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得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

後登科。○宣城沈少叅卜葬地啓土乃古塚也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乃立碑以識之夜夢一峩冠博帶

來謝曰。君掩我塚。又立碑。無以報德。君今其有貴嗣矣。已而少林生弱冠登科。及丁丑。病不能會試。將歸。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因勉入。是科狀元。觀此二事。知平人塚者之爲過大也。**附錄**唐盈川令將之官。止屬邑古寺方寢。有縗裳者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令曰。是何妖物。曰。實鬼也。非妖也。某榮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并室妹同夕而斃。瘞於此。墻之竹陰。某隴西先夫人。訴冤上帝。繼母隨獲。天譴某無怨焉。所苦者。僧徒築溷骸骨之上。糞穢難堪。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賜以衣棺。遷於高原。爲德不淺。令許諾。鬼嗚咽再拜。明旦令召僧徒。發溷土求之。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乘危下石排擠人

徵事漢司隸校尉胡

伸與扶風太守王宏素不相能。宏爲李催所害，伸因就獄，竟其事。宏臨死，嘆曰：「胡伸小子，勿樂人之禍，禍必及汝。」伸後病，見宏來，以大杖擊之，號痛數日而死。◎以私怨傾一人家業◎

爲陰陽便利，侵毀橋梁祠宇。

徵事

孫毅齋世宗朝有

特眷，時上奉元齋宮設

醺，公獨不肯冠黃冠，遂乞致仕。所居隣太清院，當路欲舉其地畀公。公曰：「此童時所釣遊也，其羽流亦舊所交與也。吾旣不能營葺，忍奪之乎？」又一塋地與公密邇，公勞歸，其人欲自徙去，公不許，第築牆障之。**附錄**陳仲醇曰：葬親者溺信風水，至侵占他山，伐人塚，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抵死求勝，至於傾家敗業，而地終不可得。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何其愚一至此。○劉文定公曰：地惟由於人之術，則通其術者得

吉。惜其術者得凶。是地何足爲后祗而能母萬類耶。天惟聽於地之所役。則葬吉者。不復因其惡而降殃。葬凶者。不復因其善而降祥。是天何足爲上帝而能父羣倫耶。余嘗曰。惟天之理。可括乎地。地之利。不可逆諸天。故諺有曰。未看山頭土。先觀屋下人。天生善人。必得吉地。人壞而求諸地理。所無也。故諺又曰。主者福壽。良師輻輳。王者當衰。盲師投懷。何莫非天也。劉公此論。極爲明達。昔有人爲其子筭命。不吉。深憂之。其子進曰。大人何拘泥至斯乎。中庸言。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並非謂命好。必得名。位。祿。壽也。尚書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並非謂命好。降之百祥。命不好。降之百殃也。數從理轉。事在人。爲憂在不能爲善。豈必以命爲憂也。後其子卒成名。與劉公同意。○柴文伯曰。余嘗見

孤寒之家。未知營謀善地。而門戶堀興。公卿大夫殫心力以求吉壤。而家聲易墜。固知福地不如心地也。○袁君載曰。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間。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爲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却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爲善者。命曰吉人。是此人通體是吉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

二十過 逼取貧弱人債負使受鞭扑。

發明 以富而放債於貧畧取公平之

利。此正緩急相通。而彼此兩得者。故貧人蒙富人之濟。應必不可有負富人。而富人之濟。應貧人一則當輕其利。二則索取之時。尤當諒其情勢。雖以公賦之急。而貧民力不能辦者。官府亦且寬限緩征。矧夫同

在里黨之中。有相收相賙之義乎。誠知其貧。盛德者直當讓免之。卽不然。則亦何難通情緩待。俟其徐徐續償。何至用威迫脅。必令其賣妻鬻子以遂已也。主人無寬緩之心。其奉行者必從而甚之。入於已者有幾。而不知其虐於人者實深。造業不已。冥冥之報。蓋可畏也。**附錄**虔州吏李基督利近村。以一僕自隨。僕素負勇。自逞。索錢於逋者。不滿意。縛棄上。灌以糞汁。甫得千錢。雷霆四起。震此僕於普安寺前。其錢在腰間。遂入於肉。皮蒙其上。按律以穢物污人頭面者。杖八十。灌入人口鼻內者加等。王法未嘗不嚴其禁也。然豪僕倚其主衙門之勢。潑胆妄爲。彼鄉愚朴魯。奚所控愬。如此奇冤。惟含受之而已。當其時。必有神明在前。爲之怒目髮指。天誅迅速。遠近快心。恃強肆橫者。抑亦可以共警矣。○愚按。逼勒貧戶。使受鞭朴。在

仕宦家尤多。蓋恃其勢地。逞作威福。以在壓卵。何所不至。爲縉紳者有心培德。必當嚴爲戢之。嘗讀羅文毅家書。可謂慈心苦口。附誌於此。羅文毅公在京上叔父及兄輩書曰。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也。謂有好名節。好德行耳。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記云。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切須嚴戒子弟。務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若爭一畝田。一弓屋。彼此不讓。或致人命。或訟官司。所益甚微。所損甚大。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陰德。奴僕放橫。必不可縱。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事。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

◎秘一經

驗方

發明凡人得一妙方。藉以餬口。不肯浪傳。亦常情也。但人有誠意來求者。則可與矣。更或年老

無嗣。則雖無有求者。亦不可不擇人而與矣。犯此二節者。謂之秘。卽感應篇所謂壅塞方術也。**徵事**白岑遇異人授發背方。療之甚驗。有驛吏欲得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以假方與之。治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遺一小囊於路。吏過得之。乃真方也。

十過
見人冤得白不白

徵事

副使裴某以招撫至桂州。遣押衙樂生同二副將往諭西

原山賊。賊帥黃沙卿大喜。留宴數日。因請樂佩方。以二小婢酬其值。副將疑樂生漏泄軍情。得賂。潛語裴。裴怒。繫樂生。請觀察杜正芳殺之。杜心知其冤。涕問所欲。生請去桎梏。沐浴巾櫛。與家人別。且言申雪地。

下預爲時日以報。旣就市，謂行刑者凶，勿折吾頸，折之卽殺汝矣。不聽。行刑者卽跳死。其夕，副將在賓州以心痛死。明年裴死，杜方宴客，見生來，杜醺酒曰：汝冤死，非我過也。又曰：知我冤，不能白，未爲無過。遂心痛而死。至今樂生死處數丈，不生草。○太倉王文肅公以子緱山公病，祈夢于墳，夢忠肅語之曰：公記斬一單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乎？公惘然。蓋廵道執海商爲盜，衆隣之，請一名帖往解，而終不應。二十七人皆拷掠死，嗟乎！矜名節人，極易犯忤忍之病。若文肅公，其偶然事耳。而遂已獲譴於冥，故知力有可爲，必當以生人爲念，而不恤其已也。○念菴羅公清介，歸囊無一文，道經蕪湖，有楊賈犯重辟，願獻千金求解，抽分項東甌，欲以此爲公壽。公力却，旣而思曰：若是則此賈不得活矣。項君必以我故而不脫之獄，乃

移書謝項。因潛爲之解。楊賈得生。亦不知爲公力也。

◎無損於已。可方便人。不

肯方便。

發明

格言彙編曰。路逢險處。爲人闢一步。周

恤。自然理順情安。蓋甘苦惟易。地周知而痛癢以設。身立見有此方便。心胸隨見。蓮開火宅。

徵事

潘好古

處州松陽人也。處大水。發屋漂廬落。好古挈妻孥托浮屠以棲。廩廩也。有犯濤掉舟來者。呼亟濟。僮僕負更生。扶好古卽舟。好古顧同避者尚數十人。太息曰。吾去。是其魚矣。乃諭舟子姑置已。先載之。舟子曰。吾德公長者。故脫公。他何知焉。好古曰。此距平土不十里。汝一往反。生此數十人。爲德不已多乎。我終不忍吾獨脫而餘人留。舟子意動。從之。衆畢濟。乃濟已。好古生六子。舉進士者二人。○平陽耿廉以罪械送京。

師中途妻忽欲產。產血敗汚人。謂不祥。莫肯納。有李
凝者見之。惻然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
尚產爲風露所感。則母子俱不能生。吾甯舍此而受。
不祥何忍死其母子。因留入室。給之漿粥。宋太史濂
高其行爲之傳。彼夫私已而淡漠於人。試與愛人情
勝者反觀並較。良心不死。吾知其類不能無泚也。○
徽州程孝廉濱溪。而居溪上。木橋甚窄。有一女子。以
採親過橋。失足墮溪中。孝廉遣家僮救之。女通身衣
履盡濕。不能歸家。孝廉留到家中。命閭中爲之烘衣。
日暮不能歸。令閭中伴之一宿。次日送回母家。女之
姑舅聞之。不悅。曰。媳未過門。宿於人家。非完女矣。使
令媒妁退婚。孝廉聞之。使人諭其夫家。備道前因。且
言汝但娶至家中。若非完女。我任其咎。夫家因娶之。
不一年而夫卒。有遺腹子。婦紡績教子讀書。燈前。

嘗流涕而語其子曰汝讀書成名毋忘程孝廉之恩其子入泮後訪程則已遷矣隨登科丙辰入會場每成一藝必朗誦拍案得意忽放聲大哭程孝廉與此公隔號亟問其故少年曰七篇已成五篇若有神助非凡得意不意燈煤焚卷勢必貼出是以哭也程讀之大嘆賞謂少年曰兄既無用可見惠乎并求一手做完二篇若中以二千金爲酬少年許諾出榜程果中少年詣程寓賀之程置酒與少年飲坐中問程君生平有何陰德故造化如此程良久述前救一女子事少年俯地而拜曰先生乃吾母之大恩人也敢望報乎因述母燈前語反有以贈程二千金之約蓋不望分毫矣方便之益如是

附錄 吳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孜孜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糧無措議鬻妻以償翁聞嘆曰伉儷中道相背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饑

寒且力尚克輾轉措辦顧忍袖手以觀人離析乎爲曲處代完後生都憲兄弟四人皆巍科○趙樂耕富而好善凡親友貧不能業者卽捐貲助之有某生者家貧好學延之與子同學書籍衣服皆出於已一日往廣東販壽木值歲疫多病改者遂盡所販與人空身而返又前某生以同學之力得中爲州守迎樂耕至任贈金二百不受強而後可因謂守曰我欲獄中一看至則詢問罪人某某欠贓未完某某追贖無納罄所得銀助之俱得出獄趙後享壽百餘歲子孫多顯達夫方便人事好善者無往不爲雖損於已不惜乃無損者而猶不肯豈惟涼德已極抑亦種覺實深人怨天譴交集之矣吁是何心哉○陳仲醅曰宰相日日有可行底善事下至乞丐亦日日有可行底善事只是當面錯過耳

◎見人侵凌孤

寡貧弱可護不護。

廣義 孤寡之人。最堪矜憫。不保護者。且爲過矣。乃或肆其侵凌。獨何

心哉。感應篇垂凌孤逼寡之戒。此真喪絕良心者所爲。料我輩甯或至此。故茲編過條。不復列之。嘗見感應篇解中。載果報一則。甚奇而快。附誌於此。○周傑占其孤侄寡嫂地。造樓二間。孤寡惟飲泣訴天。一日忽大雷疾風。移樓沙上。而空還。孤寡地傑跪地上。七日不能起。忽曰。今知欺凌孤寡之罪矣。觀者如堵。

◎見一棄孩。力能收養不顧。

徵事 吳郡孝廉陸在新字蔚文。少時曾見一童

子。纔六七歲。沿途號哭。憐而問之。蓋其父乃營卒。奉調過蘇。主將有公事。暫泊童登岸嬉遊。忽奉主將限刻開船。倉皇相失。童求父母不得。啼呼不已。陸蹙然引歸。明晨乃負童徒步行。百餘里。追求其父。遇焉。父

大喜同行者皆感激時蔚文尚未爲諸生也俄尊人病夢已登鬼錄有神人曰伊子有救孩還人之功方當入泮延父壽一紀尊人病果愈而蔚文隨入泮又救一女子赴水載還其父母家又於旅店還一遺金丙午鄉試房考閱其卷恍聞神語曰此人有三還大功宜中遂登薦之揭曉後詢陸因述其事房考亦爲悚然今陸公由松郡博陞廬陵令藹然仁聲遍於士庶豈知其未遇時積德累功蓋有素云◎好

名撫一無依子女半途厭棄

五過遇破壞緊要橋梁力能修葺漠不動念◎路遇無

主死者不設法施槨掩埋

徵事江南提學孫公允驥未第時貧甚冬夏僅一白

布袍。一日清晨行僻野中。見有女屍。裸體浮水。惻然脫白布袍覆之。冒寒而歸。後夢其女來謝。甲午八場。又夢見之。告以必中榜發。謁房師。房師曰。子之文幽奧。似卒難動人。何以閱子卷時。覺燭光忽加精熒。字句倍爲觸目。因興發加圈。有不解其然者。豈其有陰助耶。觀孫公事。可知掩屍埋骼。爲德非細。漠然視之。其仁心不可問矣。安能無過焉。

三過於富貴人前。阻一小藝謀生者。

徵事 隋翟乾佑有

江流之險十五處。一日在縣署作法召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者十有四。獨一灘不至。乾佑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子。慨然進詞曰。觀君意。不過欲便舟楫。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惜。

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蠶。全賴挽負資生。今若盡平江陰。在舟楫固甚便。在彼貧民之衣食。爲何如。太上之意。必不如此。宜更裁之。乾佑歎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神。各復其險。**廣義**按獎借一人糊口。則爲功。阻一小藝謀生。則爲過。格之訓。誠誠然矣。愚意伎術之中。惟醫之一途。關係人之性命。若僅爲其人之糊口計。則貽害實深。是必無輕於薦抑。亦無嫌於阻。固當別而言之也。昔朱文公患足疾。有道人爲之針砭。旋覺輕便。公喜。贈以詩曰。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旋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去。不數日。足病大作。公命追尋之。曰。非欲罪彼。但索前詩。恐持此誤人耳。

一過見礙人處易正不正

附錄王叔昭常述周西隱先生教人多於細處不肯忽見

有竹竿橫地一僮越之竟去呼叱之曰爾不見竹竿乎爾則越矣保無有趣而觸跌者乎持起之本甚易吾以見爾之心粗而慢忽也

◎路遇可憐憫事有錢不施一文

徵事

江右舒翁旅於湖廣訓蒙二年方歸登岸散步聞婦哭甚哀問之曰夫負官鏹將鬻我以償我去兒失哺必死是以悲耳公詢所負曰十三金公曰吾同舟皆我江右人人捐一金足完爾夫之事勿悲也反而登舟同行者皆不應公捐兩年束修盡與之未至家三日衆鳩錢買米公囊已盡衆皆謂之或憐而招之食公不敢飽比至家語婦速炊曰吾舟中忍饑二日矣婦曰顧安所得米乎曰鄰家借婦曰借貸已多專候

爾歸償之。歸而復借。可奈何。公告以故。婦喜曰。旣如此。尚有山蔬。可以療饑。取苦菜煮爛。舉案一飽。旣就寢。公熟甑。婦念明晨又匱。展轉不寐。忽聞窗外呼曰。今宵採苦菜作飯。明年產狀元。爲兒婦蹴公曰。此神語也。夫婦全披衣起。向天拜謝。明年生子。芬果狀元及第。○端正道人蘇杲。樂善好施。持行功過格。不急。有一異人。頻受施捨。嘆其誠一。因謂曰。子好施功大。應得福報。吾有二穴。一富一貴。惟君所擇。道人曰。吾欲子孫讀書。不願富。於是偕往眉山。指示其處。遂以塋母子洵。孫軾轍世。謂眉山靈淑之氣。萃於蘇家。其致此者。實由好施也。○莆田林國鈞。爲人好施。與務以積陰德爲心。聞鄉人貧乏者。取貲財遣人投諸暗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年九十。齒髮落。復生。作亭名曰回年。冠冕蟬聯。甲於海內。○高忠憲公家訓曰。

古語云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
觸舍施能費幾文故濟人不在大費已財但以方便
存心殘羹剩飯亦可救人之饑飯衣敗絮亦可救人
之寒酒筵省得一二品餽贈省得一二器少置衣服
一二套省去長物一二件切切爲貧人筭計存些贏
餘以濟人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
此爲告中一

◎行船見路人求附可附不附

徵事劉

翊字子

翔穎陰人輕財好義嘗行汝南界中遇陳留張季禮
遠赴師喪寒米車敗委頓道路翊見曰君慎終赴義
豈宜久滯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又嘗從
京師駕車東歸出關見有病死道次者以馬易棺脫
衣歛之又逢里人饑困於路不忍棄去與所駕牛助
歸生平種德蓋難盡述後遇異人遂仙去愚錄斯人

於此條之下。正欲使犯過者。相形而內愧也。

◎貧民哀告不應

發明佛貲有云。有諸

衆生。見他聚集作諸福業。但求名聞。傾家財物以用。布施。及見貧窮孤獨。訶罵驅出。不濟一毫。如此衆生。名爲顛倒作善。痴狂修福。顏先生曰。匹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凡濟人所損甯幾。特足衣食者。不知寒餓之苦。視爲可已。泛泛置之。試設身處地。痛苦何如。何惜損太倉一粒。不以惠此。且均是人耳。我輩若託生非地。便是這等樣子。幸得自足。又欲享豐席盛。爲子孫計長久。而眼前救人。一錢不捨。不知水火盜賊。疾病橫災。皆能令我家業頓盡。少少福分。亦是天地庇之。豈一儉嗇錢癖能致然哉。一旦無常。祇供子孫酒色賭蕩之資。何如積德邀庇於天之爲厚也。

○李謙菴述沈先生之言曰。嗚呼。世事何其參差不

齊哉。吾每當賓筵醉飽。箸不能下。主人仍薦珍無已。而貧人有終身不知肉味者。只有饑餓死者。吾冬裘夏葛。重叠在笥。猶欲製新衣。狗時尚。而貧人多衣不蔽體。夏無帳。則蚊毒剝膚。冬無被。則寒威刺骨。吾高簷大棟。安居甚適。猶復求池臺花竹之玩。而貧人則草屋坍塌。暑蒸濕處。上雨旁風。無可趨避。吾握扇涼陰。擁爐煖閣。時而臥簟。時而舉觴。猶患天時之不樂。而貧人則赤日煎熬。朔風擊射。靡停操作。莫憚艱劬。皮膚爲之剝換。手足爲之開裂。吾平居無恙。藥餌不絕。猶欲覓仙方。求丹術。而貧人得病。有求一二劑之藥。而力不能辦。竟至於不起者。吾夫妻子女。扣樂團園。猶欲買姬媵。置僮僕。供使令。而貧人路窮無計。至有捐性命。割骨肉之歡者。吾給用寬然。猶務多積厚蓄。爲百年虞乏匱。而貧人有室如懸磬。朝不謀夕者。

吾盛陳筐篚。攀援豪貴。惟恐不納。而貧人丐一錢以延旦夕之命。不免於艱然作色者。吾陳陳相因。朽敗狼籍。而貧人有待吾鼠攘之餘。而不可得者。何世事之參差不齊。一至於此也。吾今爲貧人綬頰。非槩以傾貲賑饑之類。強人情之不欲。惟捐所無。用以化爲有用。則亦何妨爲之。如飲食而至於殘剩。委棄曷若少節省之。以惠及於嗷嗷待哺之人。衣而敝之。篋筭與無衣同。曷若使寒顫齒噤之流。得以叨被其一。二抑多積厚蓄。終身不盡用。以貽諸子孫。則賢者不恃此足用。愚者雖得此。未必能享用。何如及吾身而施之得當者之爲善用也。愚檢沈先生原文較之。差有同異。喜其簡要。八日。故不錄原文而錄此。○荒

年固米待高價

一日一過徵事廬陵大旱米價騰貴
龍昌裔蓄米千斛閑不發糶旣而徵

雨價稍下。呂裔乃爲文禱於神岡廟。更祈一月不雨。禱訖。憩道旁亭中。俄有黑雲一線從廟中起。雷雨大作。呂裔震死。官司驗之。得禱文稿。無不快焉。其孫應童子舉。官府擯不許。同類爭麾斥之。家業日以蕭條。貧困不堪言狀。今人禱神。固不敢也。固米不發。則人。人有之。夫推其不發之心。豈不望價之日長乎。是雖不禱於神。而實禱於心也。吾甚爲之危矣。○魏時舉北直鉅鹿人家多田產。積穀有餘。時值歲歉。因發倉廩出糶。價惟取時之半。以周人急。常語人曰。歲凶之半。價卽豐時之全。價雖少。取之豈爲損耶。其心甚平。其見甚遠。席文輿曰。物價貴賤。出於時之偶然。今人輒指偶然之數。便若已之所有。稍有贏訕。卽滋欣戚。細思良足發哂。附錄黃太守震諭上戶榜有云。救荒之法。惟有勸分。勸分者。勸富室以嘉惠。小民損有餘。

以補不足。天道也。國法也。今我撫州。不勸分而勸糶者。曲體富室之情。急謀貧民之食也。富室若曰。不抑價者。太守待我厚也。官不我抑而我自抑之者。我自待厚也。均此人也。小民終歲勤動。以有此粟。我何修何爲。乃安坐而奄有此粟。靜言思之。愧也。平時而奄有之。已不免愧。今勤動而有之者。反不得食。此粟而死矣。我安坐而奄有者。猶忍靳此而不之發。又何如其愧也。凡此等言。詢堪佩誦。

勸化

與人之三

總論

勸化之事。非專恃言詞爲功也。所以勸者。妙於當機。所以化者。由於深入。

要在誠念積中。兼以躬行實體。然後勸之。能親切動人。而不言之化。更有孚於自然者。不則終爲扞格耳。持是條者。切勿徒循其文也。**附錄**鮑曼殊感應篇解云。或問周茂叔先生曰。曷爲天下善。曰。師。

曰何謂也。曰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蓋人行一善事。止於本身增一功德。若勸化得一。惡人一。人爲善。則世界遂多一善人。若勸化得一。惡人爲善。則世界上少一惡人。反多一善人。其人舌以傳舌。又可轉相勸化。以至於千百人。若筆之於書。直可勸化百千世。如是善根流傳永無窮。豈可太。上以語善爲三善之首。雖然語善有其本。正。百者。心之苗也。言者。心之文也。心誠則人動。心通則人格。心平則人順。螺贏負子。異類而可使相化者。誠也。秦越人之治病。洞見人五臟癥結。故能知趙簡子於夢中。起號太子於死後。而人不疑者。通也。江河載舟。小大弗拒。鰲鼉舢舨。群趨如鶩者。平也。不然。心之不正。身之不修。噤噤焉。竊先賢之緒論。泰。

流輩之指南豈惟人掩耳而過之

正犯太上所訓口是心非之戒耳

一功

誠心勸人善阻人惡

一言一功

附錄

倪汝遷曰史

不少槩見。惟今所傳對一聯云。出雲長公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嗚呼。卽此便是大舜與人同善之心矣。何其廣大若此哉。安得不千載凜凜。兒童婦女皆知敬禮乎。蓋善原是世間公共的物事。我一人行之。不若與人共行之。故能化導人於善。其功比自已行善倍之。**廣義**勸人之道。貴與人以樂聞。要使發言必沁入人心坎。昔劉太后初臨朝。宣諭兩府。深不欲行此禮。候皇帝長立。別有處分。呂文靖卽日編入時政記。後每言事。必引及之。以感動后意。何等用心。又如曹太后聽政時。兩宮爲讒言間隙。一日韓魏

公等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魏公解之。后終不懌。歐陽公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於天下。婦人之性。鮮不妬忌。昔溫成驕恣。太后處之裕如。何所不容。今母子之間而反不能忍耶。太后曰。得諸君知此善矣。魏公曰。此事何獨臣等知之。中外莫不知也。太后意乃稍和。觀此可知勸人當求所以真能動人之處。非泛泛焉陳詞。謂可得益也。**附**

錄

呂榮陽公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

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與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與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言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又萬歷間。豫章新建縣有民窮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

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歸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
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
去辭以無入厨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君所食
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故里長大駭亟傾其飯而
埋之曰若毋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隨我去負
歸可延數日或別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爲民感其意
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
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何忍匿
之遽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我貧人安得此銀
此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不肯持去久之乃各分其
半兩家遂稍饒裕如二人者亦可謂好人矣一則仁
而能恤一則誠而不欺固知細戶編氓良心昭揭者
多也引而導之孰不
可與共爲善者乎

◎贊助人善

增註

按出言卽爲功其大槩也亦有

因贊而成者。則全賴其贊成之力。○見人輒與言勤

業守分

增註

此條似卽所謂勸人善也。然槩言勸善

迂愚之訾笑。惟勤業守分不難。執途人而與言。以其切實而當人心也。故功過格復申舉之。亦當逐次記功。**廣義**徐偉長曰。君子與人言。必以其方。農夫則以稼穡。百工則以技藝。商賈則以貨物。府史則以官守。卿大夫則以法制。儒生則以學業。故君子之與人言也。使辭足以達其智慮之所至。事足以合其性情之所安。功過格蓋取肫切愛人之意。偉長之論。所以示君子與人言之方。有是意者。不可不知其方也。**附錄**程明道於郵亭見壁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杜時鵬爲黃縣令。罷

歸黃人攀號賦一詩留別曰。三年休養力。一日別離情。稅事湏先足。苗田宜早耕。身家忍處保。衣食儉中行。回首雲山隔。飄然兩袖輕。黃人家絃而戶誦之。肫然以勤業守分爲宗。真慈父母之言也。○張乖崖知蜀州。嘗坐城門。見村氓負菜出。問何自。曰買之市。公怒曰。汝居田。不自種蔬。以食顧買之市乎。笞而遣之。○陶侃爲都督。習勞不自暇逸。有問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訶辱還之。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張全義治東都。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嘗笑。獨見嘉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是以里無遊民。熙然成治。徐俊上曰。教化小民。首孝敬。次和睦。而

其真實根基。尤在勤儉兩字。未有不勤不儉而可以立脚爲人者。觀張公之用心。其誠識治要矣。○後漢王丹家富好施。每至農時。輒載酒肴往田間。勞其勤於農者。其懶惰者耻不與。皆發憤自勵。有浮蕩廢業者。語其父兄切責之。勤力而不給者貸之。行之十餘年。邑聚殷實。風俗醇厚。噫。王君特里中大戶耳。而其勸率一里。不異賢守令之爲。蓋分人以財而兼教人以善。又不等尋常施濟已也。安得天下盡若此之富哉。

室。○不係已責遇他人子弟能爲婉轉引導。一次一功發明。

世當晚近。勸入世既深之人。言每難入。欲其回心而向道。所以用其言者。不輕發也。誠恐輕爲發之。滋其厭聽。反足以阻善機而絕啓迪之門。若當子弟之年。趨向未定。惟人言之是從。勸化固易爲力。則不必其

與已關切。自不容吝惜於言。抑所爲引導者。或與講解書理。或與指引故事。委曲善陳。非開發其聰明。卽誘進其志氣。令之油然而願親。怡然愛聽。意象間何嘗不可樂也。故愚謂此條。尤大人可以自盡。其所裨益。亦不可量焉。

◎見人有失。擇隱然處婉言之。使之知改。明發

胡師蘇曰。人有過失。或素相親厚。欲其改悟。只宜僻靜處。面與其人委曲言之。出我之口。入彼之耳。方是相愛相成之至。彼亦知感。若向他人聲揚不已。或對衆面責。彼必不樂。且或強辨不從。更塞他覺悟的路。不如誠也。魏高宗謂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不欲彰父之惡也。如高允者。朕有過。未嘗不而言。至有朕所不堪

附錄

史測曰。論諫者與諷而少直諷。猶術也。術猶

者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高允一片忠誠匪獨激訐者不能亦諷諭者所不及也可爲諫法

◎見人一易染疾病處婉誠之使之知謹◎爲人防

慮不測至誠叮囑使之知避發明大凡沉默人出言必簡淡如誠諭人亦只

微舉其端于人少所警切夫所謂叮囑者必須再四着實令之悚然入聽朱子嘗言之矣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此方爲盡已之心

◎勸化人一切宴會嫁娶等事槩從儉樸附錄汪西

堯曰我邑偏處一隅素風亡樸自陸比部多冠蓋交遊華侈之習煽動耳目士紳家遂靡然一變矣今王

家宰公率先復古。往時會客。非十肴不敢舉。今以家宰公故。雖三肴。客不在。往時婚娶。樓船連接。笙鼓喧闐。競以誇勝。今自家宰公不舉樂。不張紅。不用彩輿。而里之隣近。且有以舉樂張紅為不自安者。家宰公見人厚款。則怫然起。見人炫服。則愀然憂。每與人言節儉一端。不憚諄諄往復。以為人品污潔。全係乎此。士紳多承教焉。今且循循然。古風復覩也。可見一人倡導。其關係一方風俗者。不淺。

◎調和

人家骨肉和睦。

一言

功。

◎說果報勸人。

一次

一功。

附錄

陳良謨曰。一作

一止。皆有定數。然轉移禍福。又在於人。蓋數定者。天命也。感應者。天心也。天以生物為心。極誠無妄者也。人之一念。濟人利物。發於由衷。初無所為而為。則雖一時一事。而精誠之極。自可以上格天心。如響斯應。

此又理之必然者也是以古今陰德感應之事昭然
不誣蓋天心既格數卽隨之而轉譬國之刑賞法制
一定不易苟人臣真能以忠誠感動君心則旣謫而
召還臨刑而肆赦俄頃間喜怒頓殊又何不可易哉
○顏光衷曰近世病危者亦談冥報夢魂中或受神
責且以誠其至親聞之輿人而衆習不解何也此自
有說蓋其過絕浩大報絕驚心者旣不肯言卽父子
兄弟聞之亦不忍洩間有一二人備知其詳轉傳數
手卽有詰之者曰汝自聽見否便把這話頭唐塞嗚
呼冥報安得人人而顯之哉就其知者新猶儆省數
日之後精神稍狎物誘復濃且漸放下矣譬如士人
畏考黜愛科第這大利害當要時如何發憤久且忘
之又如淫婦招刑偷盜被責色風中病豈不干辛萬
苦羞慚刻責數時之後猶不禁也故往往有顯報習

久而忘之。畏談而置之。瞋心而姑犯之。此地獄所以無虛而濟惡所以不悟也。◎善勸大有

力人造一切布施福。一言一功外。准事大小。平半記功。**廣義**勸人造福。盡人知其事

之美也。然所為布施者。又當審察緩急大小。以為勸焉。毋令徇末而忘本。舉偏而失全。蓋世多薄待倫常。而廣齋僧道。腰剝貧民。而樂言放生。如是以為布施。亦奚取焉。故善勸人者。豈不在於明理識務之君子乎。○司馬溫公務實疏曰。臣竊見方今遠方窮民。轉死溝壑。而屢赦有罪。循門散錢。其于仁也。不亦遠乎。本根不固。有識寒心。而道宮佛殿。修飾御容。其于孝也。不亦遠乎。斯言也。吾每樂誦之。**附錄**孫覺知福州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公。公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求福耳。

公曰。佛殿未甚壞。佛亦未露坐。若爲獄囚。貸償官逋。釋此數百人。桎梏之苦。卽佛亦應含笑。垂慈得福。不更多乎。富人惟命。囹圄一空。歡呼載道。○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公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公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卽以作佛事資。解其怨結。全其骨肉。如此。乃。是。真。實。造。福。○勸息一人爭。附錄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箇。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箇。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此。息。爭。妙。法。○見談論人非者。勸止之。發明虛清真人曰。凡掩過匿非。

乃盛德事。自己不可有。爲人不可無。自己不可有者。自己過非。不可掩匿。有則是小人之文過也。爲人不可無者。人有過非。不可不掩匿也。

◎燒毀淫詞惡術等書一卷。◎見

鄉村字紙糊窓。苦勸其更換。

貧不能從者。隨給付數錢。令之買紙。加倍記功。

三功勸止揚人隱惡。談人閨閫。

徵事嘉興府學生李定

親友談笑。閨門事。必正色怒戒。因作口業。戒文垂訓。後學萬歷年間。年邁無科舉。門人多應試者。強邀師同入省城。偶出遊。犯布政鉞。因命題作一文。大受知賞。因得與棘闈。發榜前一夕。夢其父語曰。汝前生少年進士也。因持才挾貴。侮慢老成。上帝罰汝。累困場屋。終不發達。前月有一士。應今科聯捷者。爲姦室女。

除名。文昌奏汝作口業文。訓誠後進。陰功不小。請以汝名補之。又因汝未錄科。託夢布政。故肯爲汝提携。汝務修德以報天神。生獲雋後。◎婉轉解一人怒。往謝布政。各述前夢。相對驚嘆。

五功化人改一過

增註 愚謂過有大小之分。化有難易之別。疑其功亦非可以臆定也。此等

處不能無斟酌。

附錄

呂光洵按吳有給事欲爲富人

居間。適陸粲在座。不果言而別。語所親曰。昨日陸公諄諄言地方利病。又勸其奏請蠲租。彼爲公激昂吐詞。我乃懷私。噤不敢言。思之愧。遂知富人金曰。吾爲陸公化矣。附誌此事。可見化人以行不以言也。

十功置一冊聞果報事必書

滿百事爲十功。**增註** 得諸耳聞目擊。不能叙其事者。

熟記顛末。求人代叙。留以示人。此言語勸戒之第一功也。◎富貴人勸他寬聰明

人勸他厚。隨地隨事可勸則勸。此心經年無間。一言一功

外。另加十功。**徵事**紹興諸生韓宏儒年四十八。除夕

妻金氏夢其亡姑語曰。吾子善士也。奈宿緣有定。明年重九不能過。金恐傷夫意。秘不敢言。惟禱祈爲夫延齡而已。韓子新春赴館。主婦卽其表姊。進謁見老婢數人。從容語姊曰。女大湏嫁。幸使及時爲偶。姊從之。清明館歸。訪一宦裔。見几上多新傾銀。艷然正色曰。兄生長富貴。正宜輕財樹德。奈何貪小利。爲是刻薄事。且如兄意欲九折。而銀工侵漁。使者取利。極好僅可入五。小戶以色銀入市。市者必故抑其色。極公僅可筭八成。兄得益甚微。人受損甚大。在人祇損利。

在兄卽損德。筭來損於兄者更大。宦裔爽然誓弗再
傾。端午館歸途次飯店。見一宦僕手持錦袍。講息人
命。百般把持。一語不合。杯盤盡傾。遂急趨出。韓尾其
後。至僻巷。見奴手裂錦袍。韓知其將以激怒主人也。
隨往謁其主。撫膺垂涕。詳述始末。指天設誓。宦素服
其剛直。責奴而遣之。七夕前。主人宴師。坐有鄉紳。自
誇清正。言某親冒勢爭產。批一揭與被害人。到官受
責。某族冒勢與事。批一揭與受害人。到官受罰。衆賓
齊聲贊嘆。韓微哂曰。禁止冒勢。固盛德事。然親情族
誼。亦不可傷。何如溫言受稟。詳訊曲直。直在親族。則
理論進稟者。使早屈服。曲在親族。則理論借勢者。急
爲講解。如是乃不造業于疏遠。亦不結怨於親族。庶
得其平耳。鄉紳歛容稱善。九月初。門下士中式者五
人。詣館謁師。師訓曰。賢契已進一階。宜益務修身。積

德以祈上達。切勿輕言納寵。以傷糟糠之情。切勿疎遠故舊。以致窮交之憾。切勿多收僕從。以啓生事之漸。切勿過爲奢費。以開妄取之端。諸生唯唯受教。是夜婦夢神告曰。上帝嘉汝夫屢次良言。造福廣大。汝祈禱肫懇。已於汝夫今生添壽二紀。汝夫福德正未可量也。**附錄**王彥霖謂人爲善。須是他自肯。亦難強。明道先生曰。人湏是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却都不管。他先生此言。其正已立。立人已達。達人之仁念與。

◎勸息人訟

徵事

袁仲誠少業儒。鄰有異母弟。以家財不公。欲訟其兄。仲誠以手足之情。諭之不可解。遂罄已財與之。而訟以息其兄。不知而仲誠亦不言。惟甘貧讀書而已。一夕夢人持榜與看曰。君有陰德。今得第二名矣。夫勸息人訟。人皆可能。袁公所爲。直是能人所不能者。不易爲尚且

爲之。況易爲者乎。○劉矩爲雍邱令。凡有爭訟者至。卽親自訓誨。常言。忿怒易忍。公庭決不可入。使歸更思。訟者恒涕泣而去。大化其俗。按劉公之愛人。何其諄切。千載下讀其語。猶令人黯然欲淚。世之勸息人訟者。但舉劉公之言告之。固盡人可以感悟也。

三十功爲人師。誠心教誨一年。講訓嚴明。言行並教。不妄作輟。

徵事

宋登爲塾

師善於誘掖。專功誠心。熙甯九年。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立神宗御前。及唱名次。子續及二孫皆一榜進士。上顧而笑。王恭從旁贊羨曰。此其父爲人師至誠訓導所致也。王文康公父訓誨童蒙。必盡心力。修脯不計。每與同輩論師道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童子一師事我。則終身成敗榮辱俱

我任之。若不盡心竭力。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罪。又喜爲童子講孝弟故事。曰。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如孝弟有虧。雖才華震世。不足重也。晚年生文康人。謂善教之報。又義命書載一士子入試。文甚得意。於寺中訪一神相士。士搖頭不答。其年果黜。因再往問。其終身。士曰。君骨相寒苦。若求功名。其必大積陰德乎。士子歸途。自念。吾貧士也。安能濟人。但我見近日爲師者。多誤人家子弟。今當留心教導。以積陰德。後復與試。尋寺中相士再問之。相士曰。君骨相全矣。揭榜果中。鮑曼殊曰。孔夫子百世之師也。子孫貴衍。累朝不絕。然則爲其化身者。家門鼎盛。身掇高科。如宋王兩封翁。及義命書所載。斷斷不爽。何足惟乎。爲人師者。誠能以二君子之心爲心。因其質。竭其誠。教以養身。則弟子多壽矣。教以立德。則

弟子多賢矣。教以讀書。則弟子多貴矣。師以此三者施於人之子。若孫而天。亦以此三者報於師之身。及子。若孫。固其所也。吾願世之欲積陰德而力不能者。皆得於筆舌尖。作大布施。青氊上種大福田。則有化身孔子之說在。○查許國海陵人。精於六經。以奉議郎贊帥幕。僑居荆南。教授門人。往往登科。忽一日。從容書曰。七十三年。聖師之壽。許國何人。敢繼其後。唯是平生確遵善誘。故從門人啓予足手。卽端坐瞑目。加朝服。而終。◎侍尊巍凶暴之人。能於其氣盛性發時迎。

機善導。令怡然聽受。渙然解釋。

一事爲二十功。附錄

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

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竇嬰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言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救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召翟璜。周宣帝昏暴。京兆丞樂運輿櫬詣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見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若殺之。乃成其名。墮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救。

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救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盛，觀上數事，具驗之矣。愚按此，一則言論深有合於迎機善導之旨，錄之以見其槩云。○陳子安曰：「執性之人不可與爭，負氣之人不可與激。爭則甚，激則傷。轉關振柁，全在乎神而明之者。」元帝欲乘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諫，欲以頸血汚車輪。上怒，張猛曰：「乘船危，就輜安。」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猺獞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於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

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正在吾輩。衆方豁然。所謂曉人解事人者。正以其能迎機導欵也。吾嘗愛陸佃之答王安石曰。明公立法。本以愛民。豈曰非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反爲擾民。又曰。公樂聞善。古所未有。然外間頗以爲拒諫。此與明道先生詞氣髣髴。明道先生曰。參政以道德佐人主。凡爲此者。欲助成公光美耳。如此進言。雖執性負氣之人。不覺意動。當時諸君子。苟識安石性情。不致爲危言激論。其機何難挽回。蓋奮不顧身。直誠足貴。而實求濟事。則得之婉者爲多。此勸人之不可無善道也。○施則威曰。予嘗觀剛直者多戇。柔慧者多術。柔慧之人。裨益不少。不可與便佞者同譏也。唐李晉王性嚴急。左右小有過輒死。無敢違忤。惟蓋

寓敏慧能揣其意婉辭裨益無不從者晉王或以非
罪怒將吏寓必陽助之怒晉王常釋之有所諫諍必
徵近事爲喻晉王信愛之寓事晉王小心恭順如養
虎調馬使之媚已徐收匡益之功豈戇直無術身與
事敗者所可及也○辛京杲有罪論死李忠臣於帝
前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故忠臣曰京杲諸父兄弟
皆戰死獨京杲今日尚存故臣以爲久當死上憫然
垂涕曰非卿幾成殘忍刻薄之舉矣批旨寬典左遷
之陳惠公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
執三監吏孔子聞之與俱登臺而觀焉曰美哉臺也
賢哉主也自古聖王之爲城臺焉有不戮一人而能
致功若此者陳侯陰遣人赦所執吏二事談言微中
亦是一法○座右編有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
不可觸機所貴行事歸功恩于主上耳宋真宗朝嘗

有一臣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上方讀案遲回間欲寬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觀前車覆轍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贓進案真宗問曰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說涕泣云玷陛下科名負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惟俟一死而已真宗聞之云特爲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乎。

三十功化一爲非者改行

增註刻本有云勸轉人不事刀筆爲三十功此特用叮嚀

勸誠然可統於此條故不另列**徵事**左原以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途勞之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

干木晉大駟也。卒爲齊魏忠賢。勿。恚恨。責躬而已。或
譏林宗不絕惡人。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原後欲結客報讐。以林宗在。竟忸怩自止。**廣義**許魯
齋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
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
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
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
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
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旣著。卽從而美之。
不必更求隱微。使聞者樂於自勉也。又曰。善惡消長。
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則
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感
化人一家好善。**發明**感化人之功最大。感化人之事

最難。不有以沁人肺腑。何能有轉

移之機乎。故肫誠不至。不足感人。德行不孚。不足化人。積是功者。不偶然矣。**附錄**永嘉許及之。世代積善。合家歡欣。鼓舞。每遇善端。互相贊助。無有間言。嘗有盜夜入門。家未之覺。許夢盜至。爲巨人持鎗逐之。驚寤。起視外戶已開。畧無所失。明且見一木鎗立於門外。不知所從來。及入廟焚香。廟祝駭稱神手有鎗。夜忽失去。許亟取家所得之鎗來。正係神所持者。因述昔夢。聞者皆爲失色。合家好善。有此奇報。宜共聞之。

五十功 倡募刻一善書

發明卷帙浩繁。獨力難就。勢不能不嘉賴同志。共襄善果。然隨

緣樂助易。而倡首勸募難。故功過格於倡者。特記功也。**徵事**黃巖縣楊琛。未中時。叩一星士。曰。按君格局。可望登第。但目今行運。未爲大利。且臨塲月建。有一惡星。必有阻礙。若急欲求中。湏勤修善。以禱之。公自

此留意爲善偶見友人刻感應篇私念自己無力隨緣助刻第十七葉夜夢神告曰已如君所刻中矣後果中第十七名進士按楊公因星士之言善念已深亟獲雋者當非止因助刻感應篇一葉而然乃冥中卽假此以昭顯其報助刻之靈應若斯而倡者可知矣○武林嚴顯亭曰予與李燧升辛卯計偕過吳門李夢壽亭侯詔以廣刻善書勸迪來學可以釋罪消愆及第歸竟忘持奉丁酉謁選得漳州司理還過其地復夢神督責之驚悔而寤及明而緹騎已至獄底沉淪終宵怨艾因取朱在菴說定感應篇書手訂屬予刻之且告以故因捐俸付梓焉子曾渠登甲辰進士

◎勸一浪子回頭徵事

可子伯簡父卒好從諸惡少遊家破往依其僕楊忠獻可尚有遺財存焉忠以獻伯簡喜妄用如故且從

遊輩又至。忠泣諫再四。伯簡常避忠。私與其徒會飲呼蒲。一日忠知之。執刃而前。拉其遊者數曰。我事主三十餘年。郎君年少。爾輩諭之爲不善。家業掃地。幸我保有此業。汝必欲蕩之。我斷汝首。告官請死。報我主於地下。其人服罪。請自今不敢復至。忠揮淚謝伯簡曰。老奴驚犯郎君。願自今改前所爲。但聽老奴盡心力役。不二三年。舊業可復。不然老奴當卽自沉於海。不忍見郎君餓死貽門戶羞也。伯簡慚泣從之。數年果盡復田宅。**附錄**朱欠菴與其友人子書曰。尊公交僕誼至高。非悠悠行路者。五年官滇南。不能奮飛往從。昨訪邗關。獲悉動定。廉吏俸薄。門庭蕭條。是亦可賀。第聞家督不屑治生。減故業。家食數百指。不勞尊公萬里內顧耶。足下才高器重。遠到無疑。屬有言者。減業以往。便湏收整。講求生計。誤不容再。凡世家

予進好言者曰。貴讀書。讀書誠貴。然生計卽讀書之
要。大學一經。終之理財。太史公曰。人富而禮義附。又
曰。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免焉。由斯以談。士欲
爲賢人。有禮義。果由治生始矣。少年智思。何事難爲。
幹力未定。夾輔在人。交遊當慎。慎交遊。接正人。聞正
言。如水流濕。如火就燥。以類牽引。日趨於正。陰移而
不自知也。毀譽之來。蓋不徒然。一朝奮精。望實大起。
上慰尊公。萬里內顧。下補前者忽忽之失。足下誠孝
子。誠悌弟。推行以往。可以搢
地扶天。豈止家門之隆棟哉。◎**用心勸化一人骨肉**

不睦能令自相和好

發明真西山曰。有親族不和。父
子兄弟夫婦參商者。當以道勸

勉。曲爲調停。使之和好。實修真要路也。○愚繹白文
最重。用心兩字。有無數委曲在其中。若漫然爲之論

說而不察情事。不中機窾。豈止徒費言詞。且有因激而愈傷者。將欲熄之。適以熾之。徑遂者之爲害。往往然矣。可不慎諸。○若狄梁公之勸武后。李鄴侯之勸肅宗。看其因機進說。從容款曲。何等用心。梁公不一言於太子。被廢之時。鄴侯竟養默於承恩。無比之日。夫其不敢言者。何也。嗚呼。可以知其夙昔之用心。爲持至矣。

百功闡發一部濟衆經書

發明 胡振安曰。或著書立言。發先聖之未發。或編輯經傳。

集諸儒之大成。或講明經濟之要。或垂示名教之防。此皆功在萬世。澤及人心。有關於世教。有益於天下國家。功之大者也。○爲師成就一人學業品行兼全。

徵事 許魯齋任

祭酒職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而張弛之。慎其萌孽。而防範之。其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令推之。日用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謂人之品不同。不止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其教諄煦懇至。而從學者尊師敬業。日改月遷。○胡安定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平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磨。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實行。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也。**廣義**教法有必當留心者。如邵康節教人。必隨其材分之高下。不驟語而強益之。如程伊川謂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須令之鼓舞嚮進。如張橫

渠謂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如宋學士父。朝夕講論。必先以性術德業爲諄諄。如王文康公父。爲村童授書。必令點畫清明。默寫無失。且能明逐字大意。故村童有四書未半。舍而去者。仍得識字之益。不似近日蒙師。徒爲背誦。積久無功也。又如王文成謂凡授書。不在徒多。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百字。蓋以句讀之際。必兼訓解。常使精神力量有餘。然後我之訓解能入。又如胡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卽楊文公家訓。日記孝弟忠信故事。以先入之言爲主也。又如沈文端每日寫疑難字。或文藻字二箇。在木牌上。懸之壁間。仍訓解大意。各令牢記。取其以漸而積也。凡此皆教法所當知。○侯仲兼曰。師之尊隆。至與天地君親並。誠以其造之。

成之之功。與生之養之者不殊也。故受人子弟之託。儼然稱師。便當不憚苦心。不惜費力。慎毋貪安自在。循名亡實。夫爲經師。非徒搬詞衍調之謂也。務將聖賢道理。切實講貫。要令實得於心。其與日用言行相關者。尤須隨時隨事。親切指點。使書理觸處爛熟。可由心得而見諸躬行。則爲文亦必無遊詞蒙混之病也。此謂文章關乎心術。非由經師啓導之功乎。爲蒙師。非僅句讀課誦之謂也。務期弟子儀容端雅。性情敦實。諸凡坐立有度。書冊有所。應對有文。總不可令一毫苟畧。誦讀之際。一字一句。必須分明响亮。覺其吃力。寧使息聲停誦。萬勿使當誦放心。精神收攝。則神智自開。是故爲蒙師者。其任尤難。直當全無作爲。目注耳聽。師之心常在弟子。則弟子之心亦常在於書。自見教專而功易。又須於課讀之暇。常舉忠信儉

勤之語。與之講解。令其記習。蓋從弟子時造就根基。到長工夫自易。此蒙師之功。未嘗不與經師同重耳。師道凌夷。於今爲甚。人既不重夫師。而師亦未嘗自爲可重。大槩誠心少而忽畧多。群以之爲餽口資生之謀。而忘其爲淑人教學之責。是誠薄俗之深可悼嘆也。◎用心化一人忠信慈

仁。守有疑獄。常先請焉。貝邱婦人列其子不孝。吏請案。景伯爲悲傷。入白。母曰。民未知禮。何足深過。汝事我順。但呼其母子來。令見汝事我。當能自改也。乃召其母與對。榻共食。立其子堂下。觀景伯供養。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面慚其心未也。姑徐之。凡二十餘日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風化大行。◎獲偷兒不加責治。肫切

勸諭之使改行並不向人言

徵事曹州于令儀性仁厚盜入其家擒之則同

里人也。公曰：爾何乃爲此耶？對曰：貧耳。問需幾何？曰：得十千，則衣食足矣。卽以十千與之。旣去，呼之，回謂曰：汝素貧，夜負十千回家，必爲人所詰，留之至明去。盜大感愧，竟爲良民。後子伋傑倣皆舉進士。○麻城劉公仲輔，目少仁恕。初婚之夜，有偷兒入室，公見之，曰：乃汝耶？想以貧故爲此。卽檢首飾數件與之，令去。曰：汝今須改行爲善。我終不言。後夫婦白首偕老。嘗問其人爲誰，公曰：已許其不言矣。何必問？公之子璲官侍郎，曾元皆登甲第。○如二公者，勸化而兼救濟，蓋不如是亦何以化之？必改哉！盛德之及人，可敬可嘉如是。子誠爲之心傾矣。

百過編撰一淫穢詞說

若以編撰射利。另論錢計過。出資刊刻者。計所費百錢一過。因

而發賣取利。又計所得百錢一過。

發明

張纘孫誠人

作淫詞。其畧曰。今世文家之禍。百惟俱興。往往倡淫穢之詞。撰造小說。以爲風流佳話。使觀者魂搖色蕩。毀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昭布天下。則閨房醜行。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平日天良一綫。或猶畏鬼畏人。至此則公然心雄胆潑矣。若夫幼兒童女。血氣未定。見此等詞說。必至鑿破混沌。拋舍性命。小則滅身。大則滅家。嗚呼。誰實使之然耶。況我輩既已含齒戴髮。更復列身士林。不思遏之禁之。何忍驅迫齊民。盡入禽獸一路哉。禍天下而

害人心。莫此之甚已。倘謂四壁相如。不妨長問賣賦。則何不取古今來忠孝節義之事。編爲稗官野史。未嘗不可逞才。未嘗不可射利。何苦必欲爲此。況矢口定是佳人才子。密約偷期。絕不新奇。頗爲落套。而況綺語爲殃。虛言折福。不特誤人。兼亦自誤。我甚爲作者危之。惜之。故不憚與天下共戒。作爲淫詞。并好觀淫書。喜談淫事者。○愚按編撰淫詞。古今痛戒。才人墨士。咸知創懲。間或有爲之者。必其極無耻小人。且亦未嘗通文理者也。至於發賣者。其風尤爲難挽。自謂我等無知。博取微利。未爲極惡。則獨不聞稽留之事乎。江南有書賈稽留者。積本三十金。每刻小說及春宮圖像。人多勸止之。不聽。以爲賣古書。不如賣時文。印時文。不如印小說。其立意悖謬如此。至於春宮一冊。引誘無知。傷風敗俗。壞人心術。害人性命。使少

年見之。誤人一生大事。後其妻多外交。女三改適。無子。身復雙目俱瞽。不數年。所刻書版。一火而燼死之日。棺槨無措。妻女之賤。有不忍言者。

五十過 誤一他人子。

二十過 唆人一不訟。

徵事 劉某疽發背不效。醫者曰：人事盡矣。恐有天殃。乃令道士

告斗。是夕夢至一殿下。見一王者曰：汝館某家。造端興訟。致兩家破壞。告斗難免也。尋卒。按果報如是之重。而此僅曰二十過。何也。蓋此之記過。僅就其言而論。不必其人之果聽之也。若更爲之主謀。導之夤緣。致人破家。其爲過惡。可勝道乎。然莫非起於唆之一言也。絕惡者。絕之於始。功過格正。不以一言之微而

輕恕之耳。○胡振安曰：凡人爭訟，多起於一時意氣，解之則大事化小，小化爲無，消禍於無形，兩家均受其福。所以遇爭訟之事，必當委曲調停，俾釋忿，相好庶幾爲天地培養和氣。有一種傾險之徒，或暗中挑唆，或挺身干証，或代捏呈詞，揭帖，或包攬衙門打發，得以就中取利，希圖酒食，使兩姓破家喪產，結怨成讐，牢獄之報，子孫恐不免矣。

附錄 蘇州黃鑑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傷人產業，爲害不少。旣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蘇人咸曰：父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至，擲此本示之，鑑連呼萬死伏。

誅遂

滅族

十過阻隔善書不使流通

徵事宋程一德粗知字義孜孜欲人爲善每遇嘉言善行

輒刊刻施人夜夢梓潼帝君語曰汝諸刻已錄報天庭矣上帝許昌汝後自是典籍不學而曉子孫俱少年高第明道伊川兩先生其後

◎爲師受人誠敬供

養教誨在有意無意間就每人言一月十過僅得費不受供養者減半

發明犯此

過者必并犯誤人子之過才學人往往不能售者第一在色慾其次在口過又其次則爲師受人厚酬而不盡心教誨此舉世之通病也人在夢中不覺競委於命吁豈盡命之故乎

徵事萬歷間京口張某者有

文名試七次不得採芹。求夢文昌。夢帝君怒視曰。天
罰至矣。尚望泮乎。爾憶十五年中。豪富相延。束脩殊
厚。汝所授不能償十之一。凡歷五家。皆爲改作文字。
欺誑父兄。遂誤其子終身。今爾資用頗裕。猶不思服
食所從來。聚徒書室。群習樗蒲。爲師者當如是乎。張
不敢答。遂覺。因禁不出戶。方圖自改。一日社友過訪。
送不微武。其徒洶洶至報曰。某生因賭而鬪。爲某生
擊死矣。張株連訟庭。財盡悒悒而死。凡爲師者。各宜
錄此以自警。○王誥字叔宣。家貧。訓蒙。屢赴省試。必
夢胡僧謂曰。此行徒勞耳。君骨相雖駿。而不應祿位。
年五十餘。又將赴試。夢前僧賀曰。是舉必登第。王誥
之曰。君訓童。不負若父母所託。肫懇篤至。故天益君
筭而報君。以祿。因引至官舍。指所陳古樂器曰。君記
之。異時當自悟。時蜀公方獻新樂。誥研考備富。場中

果問之。大爲主

司鑑賞遂登第。

百過 訕笑人善

發明

人而爲善。君子惟恐不成就之。小

人惟恐不阻滅之。存乎其立心之各異

也。獨至於今。不必爲惡之小人。嫉善讐善也。眼前庸

庸者流。並無奸惡想頭。乃習成一番厭善話說。不曰

姑息柔軟。則曰好名立異。或又曰忠厚是無用表德。

好人是馱人別號。又或多方責備。偶做一事。必舉其

所不足者比擬之。曰莫爲那事便佳。何必爾爾。故庸

庸無善則已。有善未有不惹話說者。直使人不敢爲

善。此世俗之所以

波靡而難返也哉。

爲私不贊成人善

增註

訕笑之

罪。大於率意

阻人阻人之罪。大於不贊成。則不贊成之罪。似

宜列一過矣。而與訕笑並列者。誅意於爲私也。

見

人輕賤聖賢經傳不行勸諭。

徵事

武功縣西有寺。積

經一大藏。康對山少時

與同庠五友讀書其中。時冬月四生取經燒坑。一生取經燒洗面水。對山心誹之。不敢言。一夕康夢三官排衙盛怒燒坑者。斷云皆合絕後。復斷燒洗面水者云。雖止一次。然已蔑經侮聖。令無前程。顧對山云。汝何不言應曰。我年幼。心知不可。不敢犯長者耳。官云。一言勸解之。可免罪。今姑恕汝。汝其慎之。驚覺隱誌其事於書末。後數年四生合門病疫死絕。洗面生每試不利。以教書老對山常舉其事。以為言。蓋深可儆也。

畏。

◎見人有怨怒不解勸反甚之。

增註

犯此過者或以私釁挑撥或以

阿意奉承。記過雖輕。要必小人所為。君子或未必然矣。刻本有云。兩舌交搆。人為五十過。此尤無耻之甚。

者不載入**附錄**陶菴先生吾師錄云秦檜當國時洪忠宣公胡明仲等皆在謫籍分置廣東方務德爲經畧使待之盡禮秦對一客言曰方滋在廣部凡得罪於朝廷者必加意護結得非欲爲異日地乎客曰非公相有云不敢輒言方滋爲人天性長者凡於人惟以周旋爲志非獨遷客然也秦悟曰方務德却是箇周旋的人其疑遂釋當時使一儉巧者承其間微肆一言方必得罪而諸公不得安迹矣言者可謂君子王大卞赴曲江守過南安謁張子韶先生從容言其昔在檢院謫官乃朱新仲授意於羅中丞羅後亦悔之此事旣往今適守韶而朱在彼邂逅有弗愜爲之奈何張揣其必將修怨卽云國光爲君子爲小人皆在此舉王悚然曰謹受教至則降意彌縫終二年不見分毫形迹若本自相善也夫秦客語婉子韶語峻

蓋所對之人不同耳。而一言造福，則其爲仁人之心；一也。彼順口諛人者，不過求其感悅，避其嫌恠，而不知貽害多矣。奈何以人之生死榮辱爲已結納之具耶？

三過

率意阻人善。

一言三過。若致其人聽從，更照其所欲爲之善，准過。徵事：宣熙初，司農少

卿王曉嘗以平旦訪給事中林機。時機在省，其妻曉姪女也，垂淚而訴曰：「林氏滅矣。」驚問其故，曰：「天將曉，夢朱衣人持天符來言：上帝有勅，林機逆旨害民，特令滅門。悸而寤，猶彷彿在目也。」曉慰以「夢未足憑，無爲深戚，因留食待林歸」。從容叩近日所論奏，林曰：「蜀郡以部內旱歉，奏乞撥米十萬石賑贍，卽有旨如其請，機以爲米數太多，蜀道不易致，當酌實而後與，故封還勅。」黃上諭宰相云：「西川往復萬里，更復待報，恐

於事無及。姑與半可也。只此一事耳。曉頓蹙而去。妻為機言之。機亦不自安。尋以病歸。至福州卒。二子繼歿。門戶遂絕。此可為阻善者切戒。

○見人說因果。妄笑為迂。

徵事唐蘇成性

頑狡不為善。每聞嘉言懿行。必指為飾說。見人修善。果必誹笑之。年三十。因訟事破家。貧苦不堪。身漸縮小。遂變為犬。

○負氣使性。不耐心。引迪愚昧。

發明李經年字成

之。自號一樗子。性沉靜簡默。終日端坐。接人則怡然。溫厚。與諸生講解。懇懇詳辨。冀其有得。而後已。嘗曰。人之性質。敏鈍不齊。有聞言即解者。有再四言而未曉者。教者於不即曉之人。不耐紆緩。躁火勃牛。益難入矣。要當因其所蔽。反覆開剝。逐層揭之。言則諄諄。義歸要約。正於此見苦心妙用。若專喜敏者。以為快。

順。程子有言。不哭的孩兒。誰抱不得耶。○顏壯其曰。敷教在寬。寬之一字最妙。未化人。先化心。自家忿疾。於顏逆耳。強聒。則火氣先動。安能入。微父兄之於子弟。有養之一法。從意氣不及。聲色不大處。觸人肺腑。甘苦疾徐。自有神行也。夫子稱顏子曰。自我得回也。而門人日益親。想其端而虛。勉而一氣度。真足爲吾道招來。爲後學接引。此所以佐聖稱元勲也。○王文成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已。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見人因忿欲訟。不竭誠勸阻。見人骨肉欲訟。不阻者。加二倍。發明提醒之。至於骨肉欲訟。尤當痛心垂泣。委曲解諭。必有從而感悟者。亦既見聞。視若固然。而漠無挽回之

念其爲怵惕惻隱者幾何矣。格中止人之訟。不啻再三。而又惟恐人之不勸阻焉。愚謂勸阻之道。諭以理。動以情。尤當陳以利害。苟非木石。豈終於迷惑也哉。是惟誠心之人能留意耳。**附錄**張洽司理袁州。有兄弟爭財訟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吏胥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與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凡爭訟者聞之。無不感化。顧英爲廣南守。民有楊姓者。兄弟爭產累訟不休。各以百金賂英。佯許之。比聽訊曰。若所爭幾何。弟白兄匿五十金。英曰。若爭五十金。乃以百金求勝乎。顧吏人出其賂分償之。兩人愧服。陸襄知鄱陽。有彭李二家。因忿爭相誣告。襄引入室。不加責誚。和言解諭之。二人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民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鬪旣罷。讐共車。固知以理以情。只在善諭。未有不翻然回。

念者。語云。息人一訟。勝於念佛千回。其功甚不小也。又楊州有兄弟二人。爭家私。訟於官。其弟恐不勝。先以千金送官。官受之。兄知覺。亦以千金獻於官。求勝其事。官並受之。將審。念難以決斷。因密諭獄卒。取二人病狀。兄弟皆死獄中。其官旋以貪酷革職。論斬。陳以利害。若此等事。庸可不聞乎。

一過見人善不褒獎

增註

背後詆毀為妬人善。當面嘲笑為侮人善。背後不稱揚為隱人

善。當面不褒獎為畧人善。愚按畧人善。尤人之常情。而不免過者。蓋不特忽人兼亦忽善。殊非樂善無已之心也。**徵事**謝朓為中書令。好獎人才。會稽孔顗未為人知。孔稚圭令草讓表。示朓。朓手自折簡寫之。謂稚圭曰。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施愚山曰。大舜與人為善。止是一點歡欣鼓舞之念。

故善量無窮。漢龐士元好獎人材。或謂其多溢美。對曰。善人常少。不美其談。則聲名不足企慕。而爲善者愈少矣。今拔十得五。可以崇獎。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有道君子。咸服其言。宋韓忠獻公聞人一小善。必歛手歎服。曰。琦所不及。如此德量。受用安得不遠大。○魏揆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至或訾其好名。則蹙然曰。使夫人而避此嫌。爲善之路絕矣。**附錄**

高子嘗論取人之善。譬如看文一般。將他好處圈出來。卽做文字的人。連自家還不知。那一句好。被他圈出。便躍然如何。不鼓舞興起。

○見人非爲可勸不勸○勸化人不

得善道致扞格不八

發明知非錄云。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工力未透。○

劍埽集云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毋躁急。以速其忿。人有操之不從者。緩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明道先生曰。大率言語最忌剛直。須是含蓄而有餘味。○伊川先生曰。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砥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東萊先生曰。氣和者。溫裕。婉順。望之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理明者。諷導。詳款。聽之心。喻慮。移而無起爭。見却之患。是知勸化之功。決非淺率。人可能矣。○史稱陸子壽先生。兄弟五人。伯仲自爲師友。而子壽深觀默養。優游而曲暢之也。四方踵門請益者。

群疑輻輳。從容啓告。莫不渙然失所疑而反。蓋動悟。孚格者有本。而用力專久。人之疾病。皆嘗折肱。所語人者。浮沉滑濇。各中其病。而然也。其扞格不入者。寬需之。令自化。嘗言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教人作一切惡。較自作者加信。

增註

謂人無惡

事而我教之也

附錄

王文祿述畧云。錢甯死後。覓到

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罪在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前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世矣。問汝在宋。是何人。不肯言。後召天壇道士。遣之道士云。○贊助人一切惡。事而我贊成之。

增註

謂人有惡

也。參諸刻本。或有云。與自作者同論。或有云。較自作者減半。總之。見人惡事。我不勸阻之。已爲過。更何心。

贊助之乎。○按兩條。其惡匪細。而在一過中。想以無所附列。故載諸篇末。當不僅一言一過已也。**徵事**楊詢性巧媚。善揣人意。慫恿之以得其歡。丹陽縣令楊開性暴橫。與詢最厚。每事必訪詢。詢明知其非。不敢有忤。嘆美而已。後夢神呵之曰。成楊開之惡者汝也。應與同罪。卽日惡疾而死。**附錄**柳勝字平之。邕金鄉升平里人也。濫得一官籍。以武斷鄉曲。性貪惡。苟可攫財。雖親族比鄰亦反眼。不相顧。適有殷述慶者來爲官。殷之貪惡。正與勝等兩人驩相得也。自此互爲表裏。設法婪詐。得錮中分。怨讟之聲。籍籍道路。其受毒者則哭而訴之。神未半載。勝以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治棺稽遲。尸蟲出戶。尤有一異事。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死。越宿僕蹶然起坐。徧體汗流。且告人曰。吾適登一

所若世之官府有王者坐殿上吏卒傳呼甚嚴堦下有數卒押二罪人至吾遠視之其一乃吾主人翁其一卽殷官也爲之戰慄頃臾引問二囚若隱諱不實者後令綑拷捶撻痛楚之聲至不忍聞又勅左右取帖子一沓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常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証乃伏辨殿上若有呼曰柳勝殷述慶再押入地獄不以赦原而令放我還宣告於衆壽樟先生曰凶禍之報其應如響世之居鄉居官敢於嗜利無耻者其亦知所警哉余錄之爲天下之朋比爲惡者告。

彙纂功過格卷七終

